

編號：33

作品：小傳奇

## 第一回

雲林縣東勢鎮復興三路 223 號老厝邊一座百姓公廟，從高速公路遠遠瞧去只是一點白浪瓦板，紅木桌顛一條腿用一壘報紙撐著、一只天公爐都從烏金墨成黑銅了。這廟實在殘破，不見氣象，可這就是幾十條性命變異莫測的開始。

台北光華商場，您總知道的罷？橋底下三山國王廟香煙裡一片紅黑，透出香燭崇崇魔魔的亮光來。您要是不怕不敬，伸手向供桌底虎爺腹下，會摸到一枚已經鏽得全黑的一元硬幣，一半沒入泥胎裡，端端整整地鑲在虎爺黑黃色的肚腹上。這般阿物兒在廟宇內當然不倫不類，又透著幾分詭怪，這件什物的來歷往後自然會向眾位解釋一番。

說起來極其巧合，這兩座廟一個天南一個地北，卻乃同月同日開光點眼，神像安座之時天上齊心呼喇喇落下滂沱大雨，陰雲像要壓到頭上來，登時行人裹躲、法師狼狽、鈴磬法器叮噹亂響。不論如何，這儀典總是成了，天開日霽，當時眾人星散，各幹營生去也。可怪事從此一樁樁接連不絕了。先是復興三路 225 號劉振興一家說，半夜裡常有什麼魔神仔鳴嘯得響，噓溜溜的從那幾櫟木瓜樹掙上躍下，這家一個五歲又半的小孩兒眼淨心乖，偷在窗後一看，大叫一聲就暈倒了過去，渾身發寒熱，於是急忙送到附近賜安宮收驚焚符，好片晌後大小便利齊下，一條小命總算是救回來了。據這孩兒抖抖索索、斷斷續續的說法，他在後園看見「一對、三對、十對金燦燦的眼睛、幾隻黑手影子，骨頭都生在外面」。時當民國六十三年，不多時劉家便全家往台北投親戚，留下一棟兩層樓的透天厝孤伶伶聳在筆也似直的復興三路上，兩旁稻畦仍舊嫩綠得蒸出一片又一片水亮。

像瘟疫傳染一般，一年內十幾戶人家陸續搬離，適逢李家老太爺久病仙逝，鄉人更一口咬定是給冤鬼索了魂去。李家有苦說不出，只得搬請了一班頗稱靈驗的紅頭法師點符、踏罡、引魂，三杯敬過，六盞還添，又兼架幡張燈、捻索燃香等，真箇是：

踏步七罡斬邪祟，法網四方羅妖靈。

爲首的法師姓劉，生相凶惡，一張橫肉臉，下半截盡是密磣磣鬍渣，頭髮剃成鋼刷一般，大喝一聲，帝鐘一拍，叫道：「呔！」「噫——雷霆轟轟，千兵萬將，一筆靈光徹三身，二筆搬請眾神將，三筆奏上三十三天離恨兜率宮。啊啐啐！」青鋒鋼刀一點，一注黑血自一只倒吊的雞頸直噴出來。禮成，掃水、淨壇，少不得請吃豬腳、包紅包散福，眾人散。

可是這法子顯然沒啥路用。《國語·楚語》說：「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這是說高尚又聰穎虔正的人才能交通鬼神，證之於這批幹字不離口的師公師男，顯然不信。不久便聽說這班走方道士給動了省府海捕文書，打下衙門大牢，罪名是「偽造文書、詐騙新台幣三百五十餘萬元」。當年的三百五十萬，足夠在台北郊外買下一棟別墅有餘了。劉某人吃了足兩年牢飯，忽然一日癲狂大發，拿小刀子猛刺牢友，跟著又自攢心槽而亡。當時聯合報上斗大的標題是：瘋狂道士劉奇福，能渡鬼神難渡己，語刊民國六十六年三月七日社會版，此則未免謔而虐矣。

劉法師死時血紅著一雙眼，墳起一條條血絲。在牢裡耽得久了，瘦得黑皮貼骨，幾乎晃鏘得脆響，兩只粗糙的厚手掌滿是黑黑的泥。衙門裡雖說稱不上乾淨，也斷乎沒有滿壁污泥青苔的道理，那麼這般奇詭景象又從何而來？忤作人等百計勘驗不出個所以然，只得以「精神驟然失常、無他殺嫌疑」等一派官樣文章結案了事。

若是阿漢見到了劉某的死狀，他必定明白究竟發生了啥事體。民國八十四年、耶穌紀元一千九百九十五年陽曆六月十九日的此時，他臉色煞白，癱在一把靠背椅上像一隻鬆弛的大汽球，垂下的五根指頭乍看就像剛拆解了機車引擎似的。AcerNote 760 的液晶螢幕映出他兩隻眼鏡片後死死盯著的眼睛。他和彭風仔、小麗已經整整二十四小時沒聯絡，也不知他們生死如何——嘿，“生死”？這種辭彙該只出現在武俠小說裡，這兩字輕飄飄地割開兩界，一邊有去一方無回，這般沉重與恐怖，光想想就叫人發瘋！

突然，螢幕迸出清脆的一串滴叮聲，阿漢頸子猛地一仰，一個小小的訊息蹦出來：八德路……，偏生此刻樓下傳來雜亂的腳步聲，阿漢登時觸電般彈起身，一把扯下變壓器，抱起 Notebook 就向後逃。穿過塞滿雜物的破廚房，碰地扯開窗戶向下一看，不禁打了個寒噤——這裡本是台北西門町峨嵋街、漢口街口正由火燒的老電影院改建的廢大樓，水泥外磁磚都只貼了一半，前面人聲鼎沸，後面卻是左屏右插的防火巷，迷魂陣似的。彭風仔說：這可比封神榜裡的九曲黃河陣還厲害，可也比諸葛武侯的八陣圖不在以下，瘋瘋癲癲的，阿漢也不怎麼甩他。這時一望，腳下五層樓有餘的高度著實叫人骨悚，偏這時傳來門上極響亮的「碰磅」一聲，他猛一咬牙，一蹬窗台，直躍了出去。

衝進來的幾個捕快大喫一驚，心道這小子想不開跳樓了，急忙搶前一看，這一下更是驚駭交迸：眼下這人搖搖晃晃，彷彿隨風飄蕩似的，像隻紙鷂子般墜進防火巷裡。這般怪事真是生眼睛鼻子沒曾見過！

他們當然不知阿漢牛仔褲右口袋裡放了一張摺了三對折、破爛的黃紙符，上書「天一清威敕令」等字跡。這符出自道藏滿字號內《西昇經集註·乘蹻篇》，訣云：雲令風章，恢恢揚揚，翼陽語天，東海青童急急如律令；阿漢跳下時急慌慌自喉嚨眼唸出來，心注靈台、眼開三分，登時下墮之勢緩了、減了，猶如棉花裹著似的，劈面一股一股綿軟的力道湧上來，抵銷下墜的大力。踏足實地的前一瞬，他急一揮手收了法，這才踉蹌顛出幾步，火炭灼股似的拔腿就跑。

這一下慌不擇路，但每穿過一個轉角，他必拿腳掌往牆根一捺、一印——這也是從彭風仔哪裡一點半點學來的古怪法道，名喚「禹步」。相傳禹王治水九年，這一日來到東海，在海濱見到海鳥鼓翼踏步，掀動大石以捉食銀魚蟹蛄，因此傳下這門步法。《太平廣記》卷三十一軼文引《廣五行列仙傳》云，漢時有仙人王先善禁蛟，時合陽江中有白蛟吞食牛馬，王先在岸閉氣禹步行法，登時江水山立、天雷霹靂旋繞，數日後江中浮起一大白蛟，「脅生四翼，鱗大如掌，長百餘尺。識者云：『此蛟若不亡，十年即化龍登天。』」阿漢當然絕沒有這等鉗精制怪、翻江倒海之能，充其量只是能鎮住岔道，叫人欲追不可而已。

當天光下射，被樓脊割裂成一道道光柱，這法也就破了。只是那時阿漢已經搭計程車消失在車海中。三十分鐘後，阿漢出現在八德路水準書店前，彭風仔趑趄上前笑嘻嘻地說：「靠！你看來挺狼狽啊，兄弟！」阿漢滿肚怒火往上衝，一肘猛地向他小肚子撞去，旁邊一把柔熟的聲音忽然插進來：「等等。」阿漢左眼一瞄，悻悻然放下手來。

她本名蕙竹，相熟的人都「小麗、小麗」的叫她，阿漢覺得她的說話聲就彷如樹葉間穿梭的微風一般，這女孩子教人一聽那一口柔中帶脆的話語就難以拒絕。旁邊的彭風仔還是那一副瘋野的鬍鬚模樣，長手大腳，緊繃的皮膚汗出發膩的油光。黑臉孔上梟鷹也似的一對眼睛，銳利得扎人，總卻是對不穩焦距，全沒有定性凝住在對方臉上，一逕地像殘火一般飄移、躁動不安。他顴骨粗、鼻樑高，弄得一對眼窩下陷，不細看，是不會發現厚厚虹膜下掩著的一層碧亮光線，這給此人平添了一股鬼祟祟的殺氣。

阿漢怒道：「你哪知道我花了多大功夫才騙過那個司機？身上沒半毛錢，我把無名指到食指第二個指節掐出一個個烏青印子來，這司機收我那疊銀紙的時候還恍惚有些警覺，不是我溜得快，這會已經他媽的蹲在警察局啦！」彭風仔對他揚了揚手，笑道：「瞧，這是啥？」阿漢一瞧，登時心裡涼了半截：掌心一方棉紙摺成寸許，鮮紅條紋蟠繞，一望而知是「辟五兵罡」，又叫「含景環身」，遠在東晉葛洪《抱朴子》內就有著錄，剛才那一肘若是敲得實了，這會自己可要抱著手臂喊娘了。阿漢憋得滿臉紫漲，正要發作，彭風仔忽然咧著嘴大笑起來，道：「阿漢大碩士別氣、別氣，開個俏皮玩笑，我也沒真拿來用是不是？就饒了我這一回罷。」一行說，一邊做勢捋起袖子連連長揖，只差沒真跪下地去。阿漢一怔，苦笑道：「怎麼？又發瘋了。」轉向小麗說：「他這肖病還是沒啥起色，我看你的護符也嘸路用，不如將彭風仔扔去行天宮關爺爺駕前，打算就好了。」

小麗一笑，說道：「別開玩笑了，待會就好。」一雙虎眼又露出了勾人的嬌態。阿漢嘴裡答應，一邊心裡掂量著：當時是混社團才認識她，可也只是幾面之緣而已。她唸夜間部，輔大魔術社在大專間頗有知名度，她拿一身奇技登台表演，一個月總要接上十二三個 cases，大抵就是各類喜慶宴會和各地扶輪社、獅子會輪流徵用。大二那年她還曾在台北車站前中國青年服務社和幾名相識的魔術師合開了六星期週末課程，反應頗為不惡。這確實是最好的掩眼法兒——任誰見到搬演魔術都會喝采，總只道是絕高明的騙術，也只在這類場合她才會當真自內心笑出聲來。

這些日子雖然東竄西奔，小麗從沒有棄去身上任何一件護符和寶器：鑲祖母綠十字架、一百六十五片紅玫瑰乾花瓣小心捲起製成的念珠、一隻刻花香藥套球，十分玲瓏細緻。這些法器盛在一隻雪松木法蘭絨套匣內，聽她說都是從已經登仙十餘年的外祖母那兒傳下來的。阿漢偷見過還有一本小小的燙金玫瑰面聖書，紙頁已經折角破碎，她將它貼在臉頰上摩挲，流露出哀傷不勝的神情。她有雪白的牙齒，身材勻稱，唇角上翹，像總在微微笑著似的。套一件黑色長外套，胸上墜一條細扭絲銀鍊子，一顆露珠形的寶石血一般鮮紅。或許是四分之一俄羅斯血統的緣故，瞳孔周圍鑲著一圈暗金，夜裡嚇人，陽光下反倒像朵幽忽的焰火。阿漢也問過彭風仔，那些洋玩意是不是中用？他嗤笑著說：「人死要托生人道就是人、托生鬼道就成了鬼，哪裡還分是東洋西洋、南洋北洋？」此言也有理，兩造卻不妨搏合一家。

小麗繼續裊柔地說：「那些“黑影”又要來了，昨天燭光滅了三次，意味著今天會有三個凶兆哩！我們都得加倍小心。」這是她得意的占術，十裡能中八九——可惜她額頭太高，嘴唇稍薄，襯得一雙眼睛媚亮得過了分……阿漢大驚回神，同彭風仔登時臉上罩一層黑氣。彭風仔眉眼一板，神情正經剽悍得多，摸出一枚兩寸見方古磨青銅印，半寸來高，四圍鑿著“萬鬼辟易”“雷霆部司”等篆字。印鈕鑄作虎形，趾爪皆是黃金磨平鑲就，阿漢識得是極古老的前漢「錯金」手法。指縫挾著一碟鈔票大小厚黃紙符。阿漢不禁差些驚呼出聲：「你、你、你連…連祖傳的寶貝都祭出來了！」彭風仔苦笑著說：「夏至前後五天，共合十一天，就是一年陽氣最烈的時候，不趁這絕好時刻將那干鬼物打回老家去，就得再等上二十一日，那天的子時正夜是兇星值辰，羅睺照煞，我可是光想想到就膽寒。」

此時天光已暗，車陣呼隆隆迸出燈光。彭風仔擎起印來掂了掂道：「這玩意是壓箱寶沒錯。嗯……再三天就是夏至，大碩士，你且算一算吧。」阿漢咕嚕幾聲，左手拇指在四根手指按出“乙”、“壬”、“己”、“辛”四干，復在指根印下“乾”、“兌”、“震”、“坎”四卦，忽然失聲道：「怪了！」他這門手藝自彭風仔得來，尚

不熟練，又掐弄半晌，這才吐出一口長氣，透出一股掩不住的焦慮：「乙亥年、壬午月、己丑日、辛酉時，這、這、這是乙、己、辛、壬、癸旁聚鬼哭之相，又叫做“五陰戌”；十七到二十七號是己卯日到己丑日，今年咱們歹運碰著乙亥年，年星五黃煞入中宮，混沌濁氣難開，占書上說：『五陰相摧，坐斷太乙，虎星值辰，北東七步鬼門開。』口訣稱：『伏尸白虎，堂廡挂步，金火主命六反刑剋，大凶。』，這…這…這…」伏尸、虎星皆是代稱聚集西方精金屬氣的兇星名，並非天際實存的星宿，更無實質。彭風仔嘴裡「噓呼呼」怪笑幾聲，道：「你名裡全帶金邊、彭風仔我火頭入命，小麗她名裡可惜一個“竹”字大不好，竹木也有火相，幸好一個“蕙”字沾水帶涼，才現出一線生機。咱們倒是作一堆兒倒了大霉哪！」又瘋魔地笑起來。阿漢點頭道：「『蕙』古字通『惠』，取草樹萌發的意象；雨水降臨大旱之土就叫『惠』，所以及時雨叫『甘霖』、又稱『惠霖』。可以！」說著望向她。她微微露出笑容道：「這些說文解字的我不懂，總之這一次凶剋沖剝過甚，但我們還有一線生機，是嗎？」阿漢道：「半點不錯，這點希望全繫在你身上啦！」

突然，一股若有若無的寒意，從熾熱的煙塵和行人腳步裡陰冷冷滲出來，天上僅存的一點紫灰色，似乎更沉下來。彭風仔直蹦起來，叫道：「又來了！腳底抹油，溜之乎也！」聲音拖得長長的，小麗警覺只差他一瞬，秀亮的臉透出一絲不豫，隨即和阿漢提腳狂奔。一面跑，一面拿眼睛不住往路旁矗立的電訊箱、鏽成黑的水溝蓋瞧去，阿漢也顧不得行人側目，喊道：「往前七步、右邊斜行三步、快…快！」

堪堪衝出三四十公尺，阿漢大叫：「往前面第三條巷子穿過去！」驀然間，小麗發皓齒、啓朱唇，漫聲唱出一小段旋律，十根指頭勒出幾個幾何圖形——六角、三角，又戟指劃出字跡；逆著餘暉，阿漢只見一環虹霓色光散滅成雨，向前急速包去，就在這時，三人也已經竄入巷內。彭風仔扭頭一撒手，一件細小事物劈啪咬進水泥牆，原來是枚發黃的五元硬幣，同時招個雷訣，拳頭一握一放，霹靂般一聲大喝：「咄！」

這又是怎地一回事呢？阿漢知道這枚硬幣雖然毫不起眼，更不是什麼鍛煉過的法物，所釘之處卻是大有學問——那正是這夕暮時分這條小巷的氣脈根元所在。古聖有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間萬事萬物遠自開闢以來都是流變不居，繁複無比，但儘管變化萬千，仍舊是萬變不離其宗，依然存在有一套規律可以索驥推演。中國千餘年以來相傳的奇門術數、遁甲五行、乃至卜禍占吉，無不奠基在這套道理之上。「大衍」就是指一個具體的區域，大可包藏宇宙、細可微入沙礫，但無論任何大小地域，在某一個時間點都必然有其氣息流動可循，古人所說的四十九並不是一個成數，只是極言其多，囊括特定時空間中哪怕是芥豆之微的所有一切要素：日光斜照、道路闊狹、甚至人之腳步、呼吸、路邊一顆不起眼的小石子等種種物象皆包括在內。術數的關鍵所在，正是最後那個在定數之外遊變不定的「一」，只消能劾制這關鍵的一點，自然可以發揮種種常人所不可思議的神奇效用。西洋所傳的魔法魔術雖然與中國古來的道功法術大相逕庭，基本理論截然不同，儀式作法更是天差地遠，但同樣都是源自於天地間那最根源的神秘力量，也都同樣是在特定時空條件允許下有限度地操弄這力量的方法。「天人交感」和「向大氣和樹木的精靈說話」，字面不同，其實內涵並沒有多大差別。

兩邊的牆在阿漢眼裡，驟然像沒了骨頭似的打起扭來，手掌般疊合一起，霎時間一切又盡復原狀，彷彿發了一夢。阿漢比個手勢，三人盤盤曲曲躡進牆角，屏息以待。

那股陰冷的感覺愈來愈甚，阿漢忽然渾身一顫，巷口橫過了幾個幢幢黑影，赫然是十餘個遍體玄衣黑盔的鬼兵，只有常人的一半高，神態卻極精悍，奔行敏捷，身裹繡金

線碎花襖子，腰間繫一條長長的鮮紅綢帶。百十名烏衣眾鬼之中，又夾有手足長大的鬼物，皮膚靛藍，筋節凸露，兩眼睫毛足有寸許長，束鐵攔甲。三人就像隔著層厚玻璃般，這些鬼物雖再三褻顧，面容愈發瘳厲，卻是瞧不見他們。彭風仔忽然焦躁道：「幹！這法兒快不靈啦！」阿漢渾身一寒，仰頭望去，一陣烏雲自東方天空層疊急滾而來，雷聲隱隱，看樣子會有一場驟雨，霎時之間他手掌心全是冷汗。小麗一咬牙，忽地伸出食、中、尾三根細緻的指頭，低聲咒誦。他二人對這異地法術一竅不通，只阿漢勉強辨出這一曲低微的旋律當中「聖父」、「聖子」、「聖靈」的幾個零落單字。虛空中迸出稀疏的飛灰火星，旋繞飛舞，在暮靄中宛如幾星暗紅的螢火點子。小麗低聲說：「別說話。這個法術只能在黃昏時使用，藉太陽黃道和七顆“星星”交界時的力量，暫時隱蔽住我們的軀體和靈魂。」

這時，人行道上一群年輕男女嘻嘻哈哈的走過，筆直撞進鬼兵群中，毫無所覺。只見眾鬼舉起幽亮亮的刀矛鎗劍，盡數往這些人身上招呼，每一搨一拔，就是宛似發亮水銀蒸氣般的細細氣體隨刀噴出，涓滴不剩的吸往鬼物的兩隻鼻孔裡去。幾個人咳嗽起來，好像傷了風似的，卻也全不在意，繼續高聲談笑待會要去哪唱歌，怡然揚長而去。阿漢咬著牙道：「牠們精氣愈聚愈多，威力便會愈大，以前牠們還只能在子夜以後出沒，現在竟然太陽剛落就出來了。」

鬼物張望一會，遠處一聲金鼓錚響傳來，三人耳輪深處一酸，想來必是另一隊鬼兵相招呼，頓時這隊鬼物旋風般離去，捷比猿猴，迅似飛鳥。三人同時吐了一口長氣，都感到兩腿酸軟。「嘻嘻嘻…」彭風仔粗大的骨骼蜷在牆邊，大張著口，唾沫直流下來，阿漢小麗對望一眼，嘆了一口氣，一齊將他架起來。「這傢伙每次施展手腳，要不不醒人事，要不癲瘋發作，實在叫人討厭得很！」阿漢一臉忍不住的厭嫌神情。小麗凝視彭風仔半晌，簡短地說：「彭風大哥的奇門之術確實是非常神妙的。」從背包裡拿出牛皮小冊子，抽出聖貝諾奚斯（Banoircises）和聖依里姐（Illodia）的兩片護符——乃是四吋長、兩吋許寬的銀片，透空鏤刻著精細的人形和文字等圖樣。她將護符放上他額頭和心口，手指劃了幾劃，誦出幾個聖名，那調子頗為悅耳。護符上漸漸泛出一層亮白光氣，不多時，彭風仔一股元氣為咒力所激，自夾脊一線逼發著上沖三關、轉明堂、又打入玉門，咿咿唔唔幾聲，一雙陰眼忽地瞪得圓圓地，瘋言道：「老君爺爺，我、我、啊！」翻身起來，四處照看照看，嗤笑道：「走了、都走了！哈哈、哈哈！」兩人又齊齊嘆了一口氣。



## 第二回

昔日，西方秘密教派將十二名聖徒和十二顆星星、八十四個星座配合起來，變出一門卷帙浩渺的繁複星占學問，奇怪的是這十二人和眾所週知的耶穌十二使徒參差極大，只有一名聖馬可重覆，其他有四人雖然確確實實是教廷冊封的聖徒，但在一般人民中並沒有多大名氣；其它七名不但名不見經傳，當中聖貝諾奚斯甚至還有宣揚東方異端教義、最後被教會私刑殺死的嫌疑。這十二人也正是一個絕好的例子：雖說羅馬教廷權勢薰天，異教信仰仍然在無數幽微的角落以各種痕跡流傳了下來。星占之術起源於蘇美，希臘羅馬輾轉習自波斯、埃及，在中國道術中地位極尊崇的北斗七星，埃及的「死者之書」中也有其圖樣，神格配位為鎮守冥界殿門青銅大軸的七名神祇，祂們在亡者乘坐每日黃昏的太陽之船進入陰間國度時分別用莎草紙、啤酒、火、眼鏡蛇、紅藍兩色顏料、凝聚的血塊和灰石來考驗死者的靈魂。中世紀時歐羅巴諸國占星術尤其盛行，連大名鼎鼎的莎翁也在戲劇中寫下：「這龐然的國土……受天上的星宿推動。」占星術後來更與鍊金學、黑白魔術等結合，開花散葉，全盛時歐陸據說有秘密結社逾五百之數。更駭人的是，據野史言道，法王路易十六就曾經在楓丹白露離宮中秘密招集術士，用十四尾毒蛇、十四架金燭臺、十四根鐵鑿子詛咒山嶽黨、狄郎士第黨等為魁首的改革志士，可惜其術未成而法國大革命已然爆發，法王終究逃不了頸上一刀。別以為這樣的巫蠱厭魅之事只在外夷番邦才有，近世國府之中恐怕儘有更多數不清的鬼蜮技倆，只是一向瞞得好，沒有抖露出來罷了。

小麗走出教室，獵戶座肆無忌憚地橫跨冬夜的穹頂，一盞盞水銀燈漸次熄去。魔術社活動剛完，她剛才在會場裡秀了一手：端起一隻盛滿水的高腳玻璃杯，雙手一晃，突然變了一幅景象——杯中的液體宛如吸飽了陽光的精華一般金光灼爍，向下一傾，濃稠的膏油般一線垂下。殊不知這是鍊金術的一支變種，用手勢和眼光刺激人的眼球內視神經，教觀者眼前現出金、銀、乃至紅綠艷青等種種色彩，原是中世紀時托鉢修士、騙徒常用的手法。

她沿著生滿苔蘚的石級而上，背影娉婷裊裊，顯得很溫柔，臉上神情卻掩映著嗔強。方才的場面令她頗不愉快，起因是有個白白胖胖的學生，看樣子剛考上大學，趁遞撲克牌的時機在她手腕子上摸了一把，一嘴滑油的笑。她自然仍是微笑接過，臉上神色一點不變，另一只手食指在背後劃了幾劃，果然不上三分鐘，這不曉世事的小狂生豆大的汗水直往下淌，五官擠攏成一團極滑稽的模樣，一步拖一步從後門蹭了出去。當然，自然，以她的職業來說，更討厭的事情也碰過不少，只是這類憑著一技便覺得自己理所當然比別人更高貴些、分毫沒受過外頭風雨的青嫩小子，就像曬幾分鐘烈日就撐不住要凋萎的花苞，不由得令人冒出一股無名火。

她正想著心事，猝然一陣凜冽的霜風從上方黑洞洞的開口急打下來，小麗立即捂住耳朵，風頭過處，這才慢慢吐出一口白花的蒸氣。這一抬眼，她忽然才注意到上面有株梅樹，枝幹一根根的盤上天際，雪白的花瓣已經凋落了一半，但仍讓人不禁馳想祂盛放時滿樹綴滿星星般光輝的絢麗模樣。小麗撿起幾朵落花，竟有兩朵是還連著蕊的。她看著手掌心一把白亮，心裡頓時覺得溫和清透得多了。陡然間她身子微震，彷彿記得也是這樣的一樹燦爛又淒慘的花，襯上著了火般的夕陽晚霞，天空宛如被割了一刀似的，瘡啞啞的流出了一圈圈鮮紫的血來。她的祖母掩在幽暗的窗子影下，同病房的幾個痴騷老人，睜著眼睛，彷彿鍍上了一層金，她卻是握著祖母漸漸失溫的手，送她慢慢離去的，竟是連一句話也沒有留下。

她走上階頂，正要轉右去開車，黑漆漆的風中傳來幾句斷斷續續的話聲，她也不以為意，心想大概又是睡不著覺的學生帶了酒出來胡鬧。這和她的奶奶晚年不斷叨唸的歷史何其相似，那年頭的俄羅斯貴族子弟也總在學院長廊後喝個爛醉，跳起滑稽的舞，莊嚴文風被破壞殆盡——「愈來愈不對勁。」她暗忖。古代的賢哲說，習練魔法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擁有「蝴蝶般的輕盈」、「貓的敏銳」、「感官如同鐵鑄的劍刃般銳利」，在這方面她並不輸給那些在古老歐洲仍潛隱身分，生活在現代社會的魔術師——我說的是那些”真正”有法力、能夠操縱神秘力量的魔術師。有悠久歷史的幾個世家，大約合共還有二百多人——大樓背面和擋土牆之間的狹窄小巷，透出一股狂亂的氣息，乍然感覺之下很像一團四面八方狂吹的風，再仔細感覺卻又不然，反像一片陰雲中不住閃爍著電光。從聲音聽來該是兩個人。

小麗一瞥寒冷的星光，獵戶座在天頂、北落師門在西方偏南，拈起一片銀片，口中低聲編織咒語。護符細細的「錚」一聲振響，漸漸有弧光般的幽暗光澤流轉。這護符原是十二片一套全的，按一十二名聖徒鑲造，只是經過多久的戰亂遞嬗之後，只餘下破損的七片，上面的銀質臉孔倒都還端正，留著橄欖油用乾布摩擦的閃閃發光痕跡，顯然歷代的主人都懂得該如何寶惜他們。這是一個隱身的法兒，依古老騎士頌歌的說法，「當一陣風吹過，穿長袍的法師慢慢晃動著消失，先從頭開始，接著是雙手，最後是套長筒馬靴的腳……」這法師名叫亞爾各·波伊斯，歷史上是真有其人，他的家族至今仍在法國馬賽附近經營一大片葡萄園。只是他後來成了後世許多荒誕騎士小說中的大反派，被詆毀為服事惡魔、「誘人步進魔鬼的殿」，其人其事遂隱沒不彰。小麗慢慢躡近，她自小就盯著蠟燭火頭鍛鍊眼力，目力異於常人，在黑夜中也能瞧個清清楚楚。向內一看，不禁暗暗稱奇：巷內一名戴眼鏡、腋下夾一只公事包的男子，她覺得這人有些眼熟，卻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容長的臉孔看起來斯文得很，臉上架著眼鏡，嘴裡不住說著：「收拳！」「抬腿，再高點、高一點…對了！」身形有些佝僂。另一個則渾身黝黑，一片片肌肉賁張，露出白牙兒，扎手扎腳地打著一趟拳法。他刷的一聲掃出一腿，忽然就著勢子往地下一坐，怪叫道：「不練啦、不練啦！」嗓門粗厚嘎渾不說，兩隻眼珠子生得十分怪異，灼著一圈碧光，竟好似黑暗中梟鳥眈眈貪惡的眼睛。

黑皮膚男人又叫道：「不打啦！」兩手胡亂在一只舊帆布口袋裡摸索，掏出兩包煙來，衝另一人齜牙說：「甬客氣，喫一支？」那男子連連搖頭，盤膝坐下，說：「免了，對肺不好，我向來不碰它。」黑皮膚男人自顧自塞香煙進嘴，他點煙的手法奇怪，指頭往煙頭一捻，火光爆出，吸一口氣，嘴巴鼻子都噴出了煙霧。他斜著眼睨視另一人道：「你這拳法實在有好，差些和阮祖傳的法門有拼，嘻嘻，不過就是囉唆，又抬腿又出拳，金不知你小朋友時候按怎練起來的。」那人聳肩道：「膨風仔，你乃是張大天師遠系一脈的傳人，這我就真正是叫做螢燭之光，難入你法眼哩！」膨風仔笑道：「大碩士忒客氣！你——」

「我老爸是退休警察，在花蓮熬了二十三年，後來有一年刮颱風，腿被電線桿壓斷，不得已退下來，回我老家宜蘭，擺個冰店過日子。我還這麼小的時候，」伸手比了個高度，「就要我一招一式跟著比畫了學，前前後後也不知挨了多少頓好打，總算給練出來了。」又笑了笑：「這兩個半月展腳手的機會比我出世二十五年冬還要多！」像是不願再多談，話鋒一轉，注視著膨風仔道：「你上次硬拜託我的，已經給你弄得清楚，恐怕連你家譜都沒這般詳細哩。」膨風仔猛吸一口煙，大喜叫道：「好好，阿漢老大哥、大碩士果然厲害！快……咳咳！」劇烈倒噎一陣，一疊連聲地叫道：「快，快說給阮聽聽！」阿漢道：「膨風仔你也奇怪，哪有人向著外人問自己家祖宗的事呢？你……」膨風仔突發狂態，打斷他叫道：「我老爸老母看我肖這麼多年，會跟我說這個



咧？你們這些讀冊人，阮就金不信、你、你們真不比我卡肖些！我……我是才混完國中，你碩士，啊？鬍撻啥小？」說到最後一句，猛地站起身來，喉嚨不住彈動，發出惡惡之聲。阿漢陪笑道：「劉大天師息怒，息怒，瞧瞧你又說到哪兒去了。你給我好好坐著，我說給你聽。」彭風仔當真乖乖坐下，咕噥道：「你最會唬爛，嚟囉唆，一次甲阮爽爽快快講完。」

原來這粗野的黑皮膚男子還真是龍虎山張天師一系旁支的後人……小麗一邊聽，一邊暗暗上下打量這兩個人。彭風仔聽得是抓耳撓腮，滿臉喜色，鼓掌道：「今日阮彭風仔才算識得源流，呼呼呼。」將燒剩的煙屁股往地下一砸，雙手抓住他肩膀連連搖晃：「你阿漢哥真好本事，當真把阮祖宗八代扛回來，咱老爸要有靈有顯，大概也會歡歡喜喜。」阿漢道：「也不算難。去圖書館翻翻——江西龍虎山第六十二代天師張元旭、第六十三代張恩溥——好響亮的名頭，全台灣道士都得由他授符授籙，一大堆刨根挖柢的研究自然少不了。你忘了我本來是學啥的？藝術史！研究歷史的，還少得了這些尋章摘句的瑣碎本領麼？要上來台北唸書的時候，我阿伯指著我鼻子嗆我：『吃飯不夠、餓死有份』，可是沒有辦法，我就是喜歡這玩意兒，半點勉強不來。」

彭風仔又點一根煙，說：「啥藝術的我不懂，拳頭阮卡有興趣。你說那趟拳是阿爹傳的？咁有叫個啥響亮名字？」他顯然非常亢奮，不住搓著手，邁開大步繞圈子亂走。阿漢道：「這套拳口訣內有四句是：『腿是金剛樁，手是車輪主，騰撲三十六，猛似跳澗虎』，這套拳法頭尾共三十六招，只知是從福建那兒傳來的，已經有兩三百年歷史，也沒個正式名稱，後人就姑且把它叫做『蹬撲拳』、『三十六撲拳』，取它動作多半著重在腿腳、下撲、倒跌的意思，比較雅馴的名字，也叫它做『跳澗虎』拳。」

「我老爸調到海防隊前受訓學的，他們主管還特地找了個武館教席姓邢的來教拳，這傢伙聽說渾蛋之極，胡扯海矇了一年，連套拳也沒給好好傳全，還獅子大開口，誑去了不知多少公帑。我老爸才學罷二十四式，就受了傷，退下來。他長官本來還留他做個工友，他一發性子，二話不說便扭頭就走。他就是那一副剛硬的脾氣，後來害得我媽媽……算了，沒啥好說的。」

彭風仔驀地「嘿」一聲大叫，小麗正聽得入神，冷不防嚇了一跳。阿漢的聲音響起道：「又怎樣了？」彭風仔壓低聲音，神秘兮兮的道：「你說的那武館，除了那個怪姓姓邢的，咁是還有一個姓王的、加一個姓葉的撐著場面？」阿漢點頭道：「似乎沒錯。我老爸生意不順就喝酒，每喝必醉，每醉必罵，從政府機關下三濫、賠償不公一直罵到我媽媽和我頭上。這三人的名字確實常從他嘴裡一個字一個字罵將出來，嘿嘿。」神色有些黯淡。

彭風仔嘴裡啞巴啞巴唸道：「嘿嘿，罵得好、罵得好！」眉心一鎖，唇舌變了位，遽成嚇人的怪相——你見過嗎，一個人的相貌竟可以變化這樣大，前一刻還是個人，現在是個鬼，兩隻青眼睛愈發森森然起來，嘴裡像焦渴的猛獸一般喘著氣。嚴冬的天氣，額頭上竟出了一片汗珠。阿漢大吃一驚，雙拳一舉，不由自主護在身前，聲音也顫了：「啥…什麼？」彭風仔一顆大頭直插到他胸口道：「這三個雜種跟咱們家大大的有冤仇，哈哈，哈哈！」愈笑愈響。「冤仇？什…什麼冤仇？」「細的咱不清楚，聽阮么叔說的，幾件從老祖宗張家那兒南京什麼的分會，千拜託萬拜託香港幾個老親戚送來的啥麼骨董，被這批沒卵巴的狗崽子給搶去啦！後來也不知道流落到哪方去。就為這件事，把我叔公硬生生氣得腦溢血，連我那么叔也…也…」阿漢慢慢道：「搶去了？那也只有這些骨董走海路從花蓮上岸才可能……那年頭的海岸巡查就屬花東那一帶最鬆散——難不成那些東西是偷…偷渡來的？」彭風仔一拍阿漢肩胛，一聲響亮：「真聰明真巧，大概

就是這樣，我也想不起來了。後來——」「後來，怎樣了？」阿漢聽他戛然停頓，問道。「嘿嘿……『後來怎樣？』還有後來？這幫狗崽子有什麼雞掰警備總部撐腰，自然大事化小、小事變鳥，咱們還能怎麼樣？咱家在本鄉也算大族，幹！那年頭上面當官的他媽的是國民黨雞巴，跟花蓮那邊通兩三通電話，好了，沒事了，天下太平！咱們能幹個啥？民怎麼跟官鬥？」臉上的神色愈發淒慘起來，兩隻陰眼卻像竟著了火，燃起激越的憤恨來。

阿漢道：「你們那些家傳的法術，怎麼不用了出來？豈不也是替天行道？」彭風仔叫道：「我的好大哥耶，恁你想的這樣簡單！那些五戒六律龜…嚴格得很，幹你娘！我還記得阮老爸把我一把拖到神明桌前，燒了黃紙，備上豬牛羊三牲，把阮踹一腳跪下了，要我在祖師爺爺法駕前磕頭上香。開頭第一條戒的就是傷生害人，犯了的送法堂上枷杖打，重的廢去根基、拜了表章上奏天庭，叫撇在陰山背後，永世不得翻身！恁道好玩的嗎？這些狗屌的真真可惜，嘖嘖，還真厲害，竟然還是個人身！」

阿漢默然，低聲說道：「人身有妨礙，那麼那些鬼物就無妨了？」「人在陽，鬼在陰；人好生，鬼利死，本來不該交通，這些鬼是惡魂，你老哥不也說了，大可能是啥畫成精來的，再給牠們聚斂生人精氣，事情會鬧多大條，咱可不敢想了。碰上就收了斬啦，那天咱們在關爺爺駕前連擲二七一十四次聖筊，旁邊師姐師兄都大讚神威顯赫，你也眼晶晶看到的，嘍煩惱啦。」他說到人鬼之理，頓然間兩隻眼睛端正得多，嘴裡也不再髒話不絕。「你說沒事，那就沒事罷咧。」阿漢將公事包擱在腿上，沉吟道：「我說這些鬼物是畫像成精，是有道理的。這些鬼物和古畫上的鬼神生得一模一樣，這就已經非常怪異，而且牠們既不像尋常鬼魂朦朧殘破，反而力大異常、刀槍劍戟無一不備，倒是和佛經所說的護法鬼神、虛空過往鬼神、大力鬼神、群魔眷屬等等很吻合，因此我才猜牠們是畫上精靈作祟，可不是誣你。」「一開始阮真以為你唬爛我咧！」彭風仔一拍大腿，大笑道：「『拿著你大碩士學歷想騙我嗎？』阮真正這樣想。」阿漢道：「我說個《太平廣記》引《博物志》的故事，先聽仔細。」

後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絕妖怪。先鄴中有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數十人皆無效。一日，其家以女來謁元兆所止，謁兆。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畫也。吾何以知？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有在水之魅，吾皆知之矣。汝但述疾狀，是佛寺中壁畫四天神部落中魅也。此言如何？」其女之父曰：「某前于云門黃花寺中東壁畫東方神下乞恩，常攜此女到其下。又女常懼此畫之神，因夜驚魘，夢惡鬼來，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無差。」因忽與空中人語，左右亦聞空中有應對之聲。良久，兆向庭嗔責之云：「何不速曳，亟持來。」左右聞空中有風雨之聲，乃至。兆大笑曰：「汝無形相，畫之妍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令見形，蓬首目赤，大鼻方口，牙齒俱出，手甲如鳥，兩足皆有長毛，衣若豹紋。其家人謂兆曰：「此正女所常見者。」兆令前曰：「爾本虛空，而畫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應曰：「形本是畫，畫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況所畫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實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罐瓶受水，淋之盡，而惡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湯以淋，須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後令擲去曠野，其女於座即癒，而父載歸鄴。復于黃花寺尋所畫之處，如水之洗，因而駭嘆稱異。僧見而問曰：「汝此來見畫嘆稱，必有異耶，可請言之。」其人曰：「我女患疾，為神所擾。今元先生稱是此寺畫作妖。」僧大驚曰：「此寺前月中，一日晝晦，忽有惡風玄雲，聲如雷震，繞寺良久，聞畫處如擒捉之聲。究汝所說，正符其事。」兆即寇謙之師也。

阿漢愈說愈快，到最後竟有些喘了。「那元兆的徒弟，也跟你本家有些瓜葛的——」彭風仔奇道：「啥？」那寇謙之，跟第八代天師張兆琰同時不同派，他受北魏太武帝封為國師後，立刻大肆興修北方道教宮觀，一邊又極力翦伐異己，龍虎山自然是他眼中釘、肉中刺。張兆琰在三十四歲英年『暴疾身亡』，李宗熹《三教源流考》指稱就是給寇謙之遣人渡江下毒害死。那一幅據說藝術成就僅次於後世吳道子『八十七神僊圖』的『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就是太武帝時丞相崔浩糾工在寇謙之嵩山道觀內繪成的……抱歉，說到藝術的事就停不下來。你不懷疑我是騙你了罷？」彭風仔瘋笑道：「不信也不成了。那天……哈哈，那一仗他媽的可真痛快，出了一口鳥氣。咱們先埋下了陣勢符籙，跟著偷藏在那幾個渾身發藍鬼物的後面，一腳一個將牠們攆進龍鳳谷噴得高高的滾水大池子裡，當場就燙殺了，撲通、撲通，啊哈哈，光想我就打腳尾爽起來！」

阿漢長嘆一口氣，抒出滿心無奈焦惱，——這傢伙腦筋清楚時好似頗精明，大半辰光裡卻是一片癡狂瘋痴，當真靠得住嗎？不過他生性溫文，這種話他是絕不會直說出口來的。這問題他在心裡已翻來覆去自問了上千遍，卻也束手無策，只得糊裡糊塗的結伴至今——「走了罷。我看那批鬼物雖然一時不會追上來，還是小心為妙。等會先到重慶南路口覺修宮齋房睡上一覺，有孚佑帝君坐鎮，想必鬼物也不敢亂來吧。其他的事，明天再打算。」抬起發麻的腿，顛著步向外走。

就在這時，小麗心靈上忽起一點警兆，彭風仔陡地一聲暴喝，震得草木也似盪盪晃晃，連一聲「小心」也來不及出口，急撲而出，抱住阿漢，向前疾滾出三四個圈子，一口利刃從他們頭頂掃過，閃著陰森森的藍光，離頭皮不及半尺，「鎗鎗」一聲大響，碎石迸濺，當真凶險無比。阿漢翻身欲起，卻給彭風仔巨軀壓住，正慌亂間，耳邊突然聽得炸雷般的響聲，震得他五臟六腑都透了風竅似的：「九鳳翱翔，破穢十方，赫赫大荒，普掃不祥——」彭風仔威風凜凜，面皮宛如廟裡王爺神像般發出一層的金輝來，厲目瞋眉、筋樑鼓凸，又好似靈霄殿外雷將恍惚下降，左手三指相扣，右掌壓在左手上第三指節處，正是通化顯應張真人一脈嫡傳「二十四伏魔正一罡法」在內的「九鳳破穢罡」。世傳這套罡法出自於道門秘法「正一盟威秘籙」，其實這是訛傳，這套法術的源流最早可以上推至元朝年間薩真君薩守堅所創的「降魔五雷法訣」，但這法訣闡述的只是心法，應用法門卻是略而不詳，經後世道派十餘輩傳人陸續揣摩補綴，這才具備規模。據說這心法當真練到精絕之時，可以收聚天壤之間將發未發的雷電之氣，捏訣發出，萬鬼辟易，當年尚未歸正的王靈官王善，就是被薩真君以此法焚燬了血食廟庭，本來相隨一十二年，欲相機報復，後來幡然憬悟，反隨薩真君周遊天下，斬除妖罪、刻厲苦修，天牒敕封「三五火車豁落雷公」，成了三十六員雷將之首。西遊記裡第七回，孫大聖一條鐵棒打得普天神將如旋風捲葉、流水淌花，七零八落，眼看就要打進靈霄寶殿了，正是此公挺身攔架，真成就了一場動地驚天的好殺。現在台北行天宮內，王靈官也供奉其中，享受下界萬民香火。

彭風仔誦咒存想畢，霎時間上身一伏，雙掌急推，腳下斜斜踏出坤位，凡罡法必配有獨特的禹步之法，頓時霹靂之聲暴作，阿漢只覺一股威壓之氣急湧而來，眼裡一金，氣血陡然逆衝，幾乎暈去，眼前黑洞洞的，分明絕無電光閃耀，空氣中卻像數個大鐵鎚，兜頭連續重重打到，將他肺泡裡的最後一絲氣也迸逼了出去，毛髮盡豎，只得踉蹌退開。一雙眼睛中，恍惚看到十餘名大鬼邁大步急衝，像血紅色的火團劈面滾過來，當這生死分際的一瞬，阿漢身一俯，猛地右腳疾踢，將彭風仔帆布口袋勾過，抓出一把碎墨般的事物，向四面八方急打，同時一個筋斗，倒翻而出。

阿漢這才看清這幾只大鬼，河口海目，相貌各異，但全是硃砂眼、雷公嘴、渾身筋肉凹凸，手指長如鳥爪，精赤著上半身，腰搭二條皂裙；雷公墨打中之處，先是塌下暗金的一圈小坑塘，瞬眼間爆出腥紅的怪火，灰燼作血亮的軌跡四散，像風吹散了鐵爐裡的火星；兩名大鬼手拍身屈，用蒲扇大的手掌拍熄火頭——阿漢事後的記憶不甚清晰，卻是一截一截的糾結在一起，一切的動作，全破碎了——他一落地，身子一蹲，急掣出一枚霹靂楔，反臂猛力戳出，直沒進一鬼腹中，那鬼物一聲怪嘯，震得草木也簌簌不止。阿漢陡然一聲大叫，原來手肘以下被剖開了長長一道口子，鮮血噴出，右臂再也舉不起來。

這邊廂彭風仔連發五訣，將眾鬼逼開，突然心臟劇烈收縮，丹田內無數力氣團在臟腑內，刀子一般亂攪，他「呃呃」急喘，眼裡又苦鹹、又刺痛，被汗水模糊一片，牙齦間咬出血的鐵銹般的腥氣。忽然眼前一亮，一道光，白花花的，將眾鬼剪成一隊黑影，有一把柔中帶清脆的聲音叫道：「快點上車！」接著手臂一緊，已被阿漢抓著急衝了出去。

那開車的自然不是別人，小麗開著那輛七萬塊買來的 NISSAN 二手車，合共三人逃之夭夭去也。鬼影迅速縮小，一拐彎，看不見了。這就是他們三人的首度結識，小麗沒有想到，這場相識在往後半年給她帶來了無窮的煩惱。

### 第三回

回想剛才沿街逃命的情景，三人兀自心有餘悸。這相識半年以來他們和這批鬼物交鋒不下十餘次，能討得一點便宜的不過其中之一二，其他沒有一次不是在極端驚險的狀況下逃出生天。就以剛才的狀況來說，若是膨風仔發覺晚了半分，又或小麗法力少了半點火候，這會必定已被這大群鬼物圍上，非得一命嗚呼不可。阿漢喃喃自語道：「繫紅帶、穿烏油軍裝，這種打扮…這打扮……東天王座下厲妖疫鬼也出來了，那怎麼辦？那…那怎麼辦？」忽然向膨風仔惡聲喝道：「要你…你去偷來的那書、還不快拿出來瞧瞧！」語氣中清清楚楚地透露出了恐懼來。

膨風仔「嘿嘿」乾笑兩聲，說道：「你去追的圖呢？又到哪去了？」出奇的沒有再多說話，從帆布袋裡慢慢摸出一個四片鐵拼成的扁匣子。這便是收藏家所艷稱的趙氏匣，是明朝初葉陝西的能工巧匠專門鑄來收藏書籍的。書最怕潮，卻又必須通風，這匣四面留有極細的縫隙，蠹蟲之類的進不去，水氣卻可蒸出，同時鐵心內夾了一層炭，日光、熱氣也無法穿透，因此書籍可以長保如新。匣裡有二只古舊卷軸，軸頭都是青綾標為襯，有煙火燻灼的痕跡，又因年代湮遠，都朽成了鴉背灰色，朱漆牙軸上用生滿銹的鐵絲繫著一只小牙牌，上書「北人高元濟 寸心挑鐙序 卷第一第二」，墨跡斑剝，另一軸稍細些，則是「卷第三」。牙牌背面均鑿有幾個細字「明德九年季春入識」。阿漢一見，立刻頹態盡失，站起身子，誇張的彎下腰，兩手過頂，小心翼翼地將卷軸捧過。小麗機警上瞥的目光由灰濁的夜空轉回，發現阿漢雙手竟興奮得顫個不住。臉上那種神情，該怎麼說呢，兩眼爆出火炭般的光芒，鼻翼聳張、臉肉一彈一動，擠逼得兩邊顴骨、眼眶蝴蝶骨高高凸出，立稜稜地，嘴微微咧開。這神情反倒有些可怕，宛如饑極餓極的老虎見了鮮肉、喉頭崇動、眼珠冒出火星子的形貌。小麗不禁將身子一縮，右手不自覺輕輕捏住了懷裡的一柄小小銀劍。

他們濕淋淋的躲在和平東路地下捷運工地內偏僻的一隅，離光華橋僅一箭之地，六公尺外一丸燈泡，昏昏地一閃一亮，四周車聲雨聲不住傳來，讓人卻更覺孤離。小麗和膨風仔一使「絕跡地行罡」掩去身形，小麗再自內加上一層星隱閉曜之術，藏在陰影中，路過的幾個工人竟毫無所覺。阿漢戛著聲音道（她第一次碰上會因心情劇烈激盪說話全然變調的人！）：「歷史上記載唐末大畫家高元濟晚年因戰禍避入蜀地，將畢生繪畫心得精義筆之於書，寫下《洞真記》一卷，又有《寸心挑鐙序》三卷傳世，用現在話來說就是他臨摹天下名蹟、壁畫的紀錄和評論。可惜這兩部書在宋金鏖戰之後就已經失傳，否則中國繪畫史必然會因此而大大改寫。」「要找對付這些鬼物的方法，非得從這些記載裡去找不可，那個叫陳什麼的收藏家，這次也算倒楣，被你們兩個小賊輕易的就得了手。」

阿漢翻弄了好半晌，這卷軸雖是一軸，除卻後蜀孟昶題跋、藏誌，本文卻是如經折裝束般一頁頁反折——書史上所謂「旋風葉子」者——打個比方，就如佛門善士每日持誦的十小咒、大悲咒經本一般，是一面面背接背綴折成的。這種裝訂翻閱不易，阿漢翻來覆去檢看良久，幾乎弄得火氣上騰，突然眼睛一亮，吐出一口長氣，慢慢說道：「你們聽聽看這記載。如果這法子還沒有效，咱們就真的只好等死罷了。」

這是高元濟自述的一則故事，原文僅寥寥百多字，但文末卻有幾句鮮紅的硃批：「（高）元濟以畫宗而語此不經，乃謂筆墨靈通，欲高身價乎？寶玉之玷也。」阿漢一拍大腿，冷笑道：「你這廢帝孟昶才毫無見識！還說過什麼『爾奉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哩，說得倒真是好聽！難怪最後要亡國喪家在趙匡胤手上了。」

余所成九曜鬼百戲圖雖讓古賢亦竊謂當世難匹一日余於道左見數百鬼兵荷戟持矛啖精食氣貌絕似余所繪四天王部眾下余急啓卷果靈鬼 XXX 乃當日同安李某戲移天王像鬼眾眷親逃形也歟余乃執劍劃地分 XXXXX 布星辰之狀 XXXXXXX 懸余繪九曜聖星於四角焚卷招之彼身寄 XXXXXX 呼吸響應遂入陣不得出悉爲鑠陽所銷余亦失六卷鬼部三之一殊大嘆恨

小麗和彭風仔凝神傾聽。阿漢一彈指頭，向《寸心挑燈序》一指，道：「啊哈，這高元濟雖然在生平留下的紀錄裡不留下半點他和你們道門的瓜葛，但這裡他卻還是露出了蛛絲馬跡。」彭風仔摸不著頭腦，道：「啊？」阿漢不耐煩地解釋道：「東漢以降乾坤太乙真人張道陵一系所傳的九枚大小不同『雷霆都司』印，就是用犀角、玄玉等刻上大羅玉清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的秘密咒字，用此印來劾惡殺鬼，鎮封四方。《三教源流考》裡說歷代跟神印一起傳付者一向有『劍、鏡、法』三寶，唐代宗時嗣漢天師張禎子因安祿山作亂在外逝世，將三寶分授予羅、許、高三姓隨侍弟子，羅氏得法、高氏得劍、許氏得鏡。我講這一大堆，你還搞不清楚嗎？」這三支別傳後來皆趨式微，三寶回歸張家，但至少羅氏這一脈在有宋一代還是傳承不絕，梁山泊好漢公孫勝神通廣大，他的師父正是「薊州羅真人」。阿漢揮著手叫道：「事情明擺著，你腦袋怎麼不自己想一想，那元濟姓什麼？廢話，當然姓高！他用寶劍，理所當然，稀奇個…有啥好奇怪？」

阿漢續道：「如果真是如此…真是如此，這幅畫卷不但不能立刻燬了，還得好好留下，才能將這批鬼物一舉消滅，不留後患。不然…不然…我們……」深深吸一口氣，硬嚥下面個「死」字回肚內，「我們天光以後潛進商場裡去，將這圖卷劫了出來。」

彭風仔一笑，尙未開口，小麗搖頭說：「不好。」阿漢就像喉管突地哽了個白煮蛋，戛聲道：「怎麼…怎麼不行？」小麗道：「還沒準備好哩——丹砂、雄黃紙、檀香木粉、迷迭香，彭風仔和我那天一齊去取霹靂楔、雷公墨時已經用掉一半，這一次盜書又耗去殘量裡的大多數，這一闖，畢竟那是牠們的元體所在，雖然說是白天，還是太危險！」阿漢抖著聲道：「用光了？你們……」小麗對彭風仔點點頭，說：「那化學藥品行說後天才有巴西硫化汞的貨——」阿漢才聽到這裡，驀地轉向彭風仔，臉上盡是陰霾，說：「怎麼回事？怎地沒告訴恁爸這樁大事？」他兩眼忿紅突出，滿口牙壓抑下銼得山響，顯得極是憤怒，彭風仔咧嘴一笑：「大碩士，冷靜點——」突然一聲虎吼，阿漢和身向他撲去，兩人扭在地下，直滾到牆角，小麗一時驚得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阿漢是真個恍惚了，只覺一縷怒意從下腹直衝心竅，如火之燒、似潮之漲、扼腦有似魔啞、刺心宛如錐匕，眼前一黑，四肢百骸滾滾烏氣濺漫，大聲道：「啊哈，我死了當然不是一回事，你、你們……」啞著聲，賁一只手貼彭風仔眼珠猛力晃動，五指已是粗了一倍，關節處好似將腐未腐，殘留的硃砂筆跡活像一條條的血痕，「等這手掌爛得透了，我也該死啦！到時候我癲倒發狂，要拉你…拉你一起下十八層地獄去哩！」一肘向彭風仔頸根猛砸，這一記辣手有名堂，乃是「關聖捧刀」，和下一招「韋陀獻杵」正好連成一個極厲害套子。原本這一招左虛右實，右臂一肘上打咽喉、中打肋尖、下打腰眼，只要習練者真氣充盈，將對手硬生生戳個窟窿都不稀奇。民國四〇年代蘭陽虎門武館在台灣武林中頗有呼風喚雨之能，其時甫成立不久的東部海岸線偵防部（現在花蓮海岸警備大隊的前身）禮聘虎門館二當家邢某人任搏擊術教席，除了藉他勢頭震懾群小之外，當然也暗含著籠絡地方上黑白兩道的意思。打熬過這套「跳澗虎拳」的警員前後不下千五百餘之眾，可惜阿漢老爹不久因傷去職，壓服幾個毛賊自然綽綽有餘，真要碰上暗使 AK32 掌心雷等火器的強徒不免相形見絀。阿漢自小給摔打學成的自然更加有限。

就這電光石火瞬間，彭風仔驀地「咄」一聲斷喝，震得樑柱天井空鑿大響，聚一口



罡氣噴出，阿漢左手五指聚成錐狀向他胸口插下的一招登時消散。膨風仔趁勢向外一滾，就要站起，阿漢暴風驟雨般連出三招，雙拳舞出幾團虛影，真似飛花落葉一般，看似攻他胸腹，驀地兩腳凶神一般猛踢過來，膨風仔向後滾出半圈，覷準時機，猛一擰身，雙手對準他膝蓋一舉，阿漢一聲大叫，直攆出去，重重撞在另一邊牆上，滑了下來，只能呼呼喘氣。小麗定睛一看，原來他手中所握，正是寫就的「含景環身」。

膨風仔搖晃晃直起身來，忽地又悶哼一聲彎下腰，那一肘終究沒能避過，給重重打在肩頭，痛入骨髓。阿漢眼神由散漸聚，嘶啞著嗓子道：「我…我又…又……」他兩眼血紅，皮膚在眼角堆出一條條墳紋，十分憔悴。再深吸幾口氣，道：「你…你還好罷？」聲音頗為微弱。膨風仔「哼」一聲，也不答腔。阿漢氣往上衝，提高聲音道：「我說，沒受傷罷？」膨風仔忽然咯咯地笑了，道：「大碩士，哎——呀呀呀，你看起來倒是傷得比我還重哩！壓嗯快爬起來，哪係讓阮甲你扶，你眉角可盡削落地啦，哇——哈哈——。哎喲、哎喲！」原來翻身太急，挫傷了腰筋。這一番話刻意捏緊了嗓子，說得是有哀有傷，宛如南台灣酬神的野台戲上要弄的高腔一般，聽得阿漢臉上一紅一白，一副既愧復恨的神情。

小麗把一對眼睛睨著他們的臉，也不說話。膨風仔瞪著眼睛，木然半晌，慢慢的也不再嘻皮笑臉，道：「你大碩士這樣也不是辦法，好歹哥兒們一場，難不成目睛睜睜看著？就剩下一些，就闖一闖。有代誌，幹！阮甲你頂著！」小麗低聲道：「也只好先這樣。但還是要千萬小心！」阿漢點點頭，整個人向下一窩，被沉默的空氣緊裹著。

小麗和膨風仔日前和阿漢商定兵分兩路，一路去追圖，一路去找那《寸心挑鐙序》。至於為何如此——起因是在於阿漢。

知道再擺脫不了鬼物糾纏之後，他發了狂心、鐵了肝腸，拼命翻查前人筆記、述異野史，就像溺水的人抓著了一根稻草，甚至成疊成疊的報紙雜誌也一撈吞之，想從中找到一點靈光，有那麼一絲絲能助他們逃得性命、剿滅這批鬼物的蛛絲馬跡。絕大多數時候自然是令人失望的。可他終於居然真的找到了幾條小小的報導：一九七二年，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拍賣會目錄曾經出現過「寸心挑鐙序」之名，很有可能是為逃避文革浩劫而流出來的，但隨即如流星逝空，曝光後不到兩天辰光就被竊走。另一條，則是在太平廣記卷三九四引《嶺表錄異》載「霹靂楔」、《投荒雜錄》載「雷公墨」，言道每在大雷雨後，多於荒野中得黑色石塊，光瑩如漆，俗稱「雷公墨」。雷擊處、土木中則可拾得木楔子，狀如斧削，小兒佩帶可辟除鬼魅精邪。《投荒雜錄》裡還有如此一說：當年自隋末至宋初凡釋道畫者，都講究以此墨合顏料而磨之，吳道子、尉遲乙僧的幾幅不世名作據傳就是這般繪成的。阿漢自此耗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在各處雷雨後一塊塊、一片片收集這些奇物，卻在一場戰鬥中耗損逾半。這同時也促成了更後來的膨風仔和小麗連袂施法，在坪林台北縣童軍營地施法召雷，膨風仔還動了輕易不用的元朝薩守堅所傳「薩真君神霄青符五雷法」訣，順利得了這兩物甚多，卻燒掉了營地內兩間儲藏室，變成了新聞中罕見的天然災害。

幾個月前阿漢終於揣知這批鬼物是出自高元濟所繪的一幅古畫，掩不住的欣喜如狂，嘴裡向兩人誇道：「我原本以為這幅圖早在南宋滅後就已經失傳，沒想到在一九七九、八〇年大陸國家科學院動用兩千多人將古開封城舊址從黃河邊五層樓高的爛泥裡慢慢掘出來，其中就有一個遺址，只餘下四面牆壁還直挺挺立著，底下盡是綿延了二三平方公里的磚石基礎，原來是宋代大相國寺遺跡。大相國寺可是赫赫有名，你們總該聽過…？…啐，我淨說廢話。這幅…『熾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圖』就繪在西面壁上。」

「相傳當年大畫家高元濟繪這圖卷時自刺臂出血為佛陀寶蓮臺下神兵鬼將、八部龍天、江湖山海河嶽諸神點眼醒光，栩栩如生似活的一般，圖成而他一臂也枯廢。北宋太平興國年間相國寺僱能工巧匠六十餘人，『皆精繪事，按圖模形，粉壁寸不差纖毫』，費了兩年多時間將此圖摩牆上壁。《藝舟雙楫》記載，開綵發佈之日全城達官貴人、閭閻小民將偌大相國寺圍得水洩不通，『萬眾一時杜口，呼息悉聞。俄喜讚梵唄，振動坊街，眾皆謂今日復得見虎頭繪瓦棺、道子入永壽之盛也。』」

「相國寺遺址東壁上『佛降鬼子母金鉢盂圖』一樣完好無損，乃是宋代大畫家李龍眠粉本所繪，這圖卷現在收藏在故宮博物館，精妙之處自然不必說，只是這幅圖十分慈悲，再說，俗話講解鈴還需繫鈴人，這壁畫儘有廣大法力、降魔神通，卻不合此刻咱們所用了！」

小麗看了他一眼，說：「你的考據癖又來了，少說兩句，好嗎？」阿漢興味正濃，煞不住口：「要不是第一次見鬼時候，我及時回憶起來做學問時看過這段報導，認出這些鬼和這幅圖簡直一個模子印出來的，任你膨風仔五雷法有猛、一雙陰眼有夠力夠尖都沒用，咱們直到今天還想無這批鬼物竟是卷上精靈掙離圖像，四處作祟哩！」

他口中所說的，是 Discovery 和大英博物館合作拍攝的古文明錄影帶（1994 年版），第四卷內輯入了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針對八〇年古開封城區再開掘的報導，首尾通共十五分鐘三十四秒，和山西五臺山菩薩頂、福建雪峰崇聖寺、大小雁塔等早為世人所熟知的世界級古蹟並列。這套錄影帶在台灣僅發行有英文版和日文版，除了專業人士之外，一般知者並不多。

且說回高元濟。他的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後人只知他在後梁太祖開平年間（西元 907-911）仍在世，且在成都般若寺華嚴塔四壁繪下四大天王像。據《藝舟雙楫》稱他「人物、鬼神亟入神品，鬚眉猛厲，觀者心目俱駭，卒不能語者終日；天女伎樂則婉變無雙，時人稱絕筆。」又載這佛降鬼百戲圖共有畫樣一十二卷，跋一卷，原奉敕供養於成都大聖慈寺，至宋真宗時已亡三卷，「時武宗元、顏峰皆為名家，補之，終不似也。後人束手。」古時畫工在宮廟壁牆彩繪神佛仙鬼，都會事先打下底稿，這叫做「粉本」，常也是善信禮拜供養的對象。其中史籍有載且著名者，有唐開元初年妙積寺北壁所繪先天菩薩像，此像「凡二百四十二首（頭顱），首如塔勢，分臂如蔓。畫樣十五卷」，「漢中後世千里間人四時頂禮」；民初大畫家徐悲鴻藏有山西瀘縣老君觀內室吳道子「八十七神僊圖」粉本十卷，以烏金紙裱襯。原圖長達二十六點三米，雄峻異常，「僊」即古「仙」字。粉本自來封藏在老君觀中，後於辛亥革命時被盜，徐悲鴻一見狂喜，於是傾盡篋中所有畫作、加上兩萬美元向盜者換得收藏云云。這在當年可是駭人的大價錢了。

這大相國寺的異事其實還沒完，也是非常有趣，可以順道附記在此。中共科學院在大相國寺挖掘報告裡還指出：「自明永樂年間黃河大改道將古開封城埋入淤積黏土層，迄今超過五百七十年，（西面）壁畫本身仍十分完整，除左下角崩毀外，色塊未曾剝落……礦物顏料如鈷藍、天竺黃、蜜陀僧，以及大量的植物顏料如胭脂、茜草靛色、藤脂綠等並沒有嚴重的暈染、發鬆或霉變現象。」官方自有一套什麼「沉積黏土層不透水性佳」「灰泥有足夠抗濕力」的說法，但熟悉古物、古蹟保存之道的人絕不會不知道，具有細密結晶的黏土礦層或能阻絕水脈空氣的侵蝕（這一點在九〇年代初發掘景德鎮古瓷窯遺址時已經證實了），鈷藍類的金屬粉末顏料和血紅色胭脂卻絕沒有可能不發生氧化，由鮮藍紫色褪為髒污的淡粉紅色——化學上稱為「潮解」者。由於此事實實在太過悖離情理，完全無法解釋，因此中共官方也樂得藉著保護之名，將現場圈封鎖個蚊蠅不

透，時至今日，仍叫人不能知其就裡。

無獨有偶，一九八一年七月五號，人民日報刊出一則小小的新聞：「河南開封古城遺址現場，在昨夜挖掘工人因意外造成十三人輕重傷、兩人死亡、兩面鷹架倒塌，其中七人緊急送進附近縣立醫院救治，目前病況還在觀察中。」隨行的考古學家程冰表示，是因為突然斷電使得工地電火熄滅，工人才不慎自兩層樓高的鷹架跌落受傷。

對廣大社會群眾如你我而言，這至多是一則讓人嘆息一聲就揭過頁去的新聞罷了，更何況當日兩岸懸絕。再則四天後，四川省大渡河發生中共建政後最大的泥石流巨災，活葬千人以上，一時輿論大譁，這則消息更有如海中之泡，再也無影無蹤。但落在阿漢眼底，卻是如獲至寶，他憑著他的豹舌犬鼻，果然又把梳出幾條零碎新聞：

……後蜀第二代皇帝孟昶雖乏治國之能，但雅好文藝，曾收羅魏晉乃至隋唐遺書、法帖、畫卷等多達五萬卷，藏於宮中閣樓內，題名曰「天仙清珮」。樓中設有機關，以足踏地下踏板，即有飛仙徐徐而下，揭開書樓中掩於架前的彩慢簾幕，據趙騷《蜀漢文記》言此機關乃是仿自隋煬帝江都別宮的形制。……【民國七十二年收藏家雜誌三月號·被歷史遺忘的後蜀皇帝孟昶】

……1949年，江西龍虎山正一派第63代天師張恩溥攜子張允賢及祖傳劍印到臺灣，次年在臺北設置「嗣漢天師府駐臺灣辦公處」，創立臺灣省道教會，以正一派領袖身份開始在臺灣傳教授牒。1957年，在臺北天師府內設「道教居士會」和「道教大法師會」，試圖統理臺灣道教教務。1966年2月13日，成立「中華民國道教會」，通過《章程》後休會。1968年7月11日該會召開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推張恩溥為理事長。1969年12月25日張恩溥逝世，因其子張允賢已故，由其堂侄張源先攝理第64代天師位。……【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三十日中國時報文化版】

……蘭陽夙負盛名的武館「虎門」今晨發生大火，從中正一路三號到十七號的房屋都遭波及，共十七人輕重傷，李元、李萬龍父子，丁大新、丁巧雲、丁正昌祖孫等五位民眾不幸喪生。警方在中正路口當場逮補縱火者，竟是一名白髮蒼蒼的老人。……根據身分證，這男子名叫王杏森，四十八歲，似罹患精神疾病，又經常以頭撞牆，頭破血流。最令人訝異的是，王杏森曾是台灣最有名的幾名拳師之一，曾獲得民國五十七年國家武術獎，精擅短打擒拿，後來因齟齬離開虎門武館，在台北三重自立門戶……【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聯合晚報社會新聞版】

……高元濟有子名高道興，亦以佛畫、人物稱名，尤其善畫羅漢，時有諺語「高君墜筆亦成畫」（《圖畫見聞誌》）；續向下傳尚有高從遇，在孟蜀時任翰林侍詔，曾於蜀宮大安樓下畫《天王》，隊仗甚奇。後遭兵火而廢絕。其子高文進、孫高懷節、高懷寶（宋太宗時入汴梁）皆為名手。刁光胤為唐末五代名家，專攻湖石花竹貓兔鳥雀，兼工龍水，其於成都大聖慈寺畫《四時竹雀》小壁四堵，尤為時所稱。刁氏在四川設帳授徒，晚傳黃荃，對形成“黃世體制”花鳥畫起了先導作用。……【民國八十年四月二十一日聯合報文化版特稿·五代人物與花鳥畫的傳承】

.....

小麗道：「你的那幅畫……現在情況怎麼了？」阿漢一震清醒過來。

## 第四回

耶穌紀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八月七日，夏末正要入秋，也就是看倌您正聽著的這故事的十個月前，阿漢在研究室見到光華商場熟識的老闆時嚇了一跳，說道：「辛老闆，您慢慢來。」伸手想攙他，這昌文舊書舖的倔強老人揮手擋開，逕自朝椅子一坐，可是一把弓似的脊樑卻顛巍巍的，挺不直了。眼前的老人比起暮春時蒼老得多，頭髮白了一大半，眼尾盡是瓜子似的皺紋，阿漢幾乎懷疑是不是同一個人。正在思量，他老闆便將他掙了出去，將門錫了個死緊。阿漢只在房內爭論之時，才隱隱約約聽到什麼「五代初年的大畫家」、「大相國寺的壁畫」。他後來能推想到這幅圖在辛老頭手上，也正是因為這幾句話的緣故。畢竟唐末兵燹，那時節前代英華已瘁，後世稱譽的趙德玄（善畫鬼神人物）、蒲師訓（人物馬匹）、刁光胤、杜子瓊（善畫佛畫）等還未出世，真正能稱得個「大」字也只有高元濟一人，再加上那些鬼將神形、調查報告中大相國寺的種種異象，他才猜到辛老頭帶來的，該就是那最關鍵的「熾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圖」。他當時自然絕不會想到，這筆古籍買賣，竟然會在三個多月後的初冬和他、他的生命、他身周圍的一切糾結得這樣緊實，像一張生滿倒刺的網，給他帶來了一生都忘不了的大災難。

耶穌紀元一千九百九十五年，陽曆六月十八號，也就是他們三人潛進光華商場，卻三人都身受重傷，勉強才得逃出的前天，他走在西門町街上，回想到辛老頭談生意的那一幕，手指頭“啪”的一彈，心裡卻殊無歡愉，暗忖：「他們當時的這件買賣，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成交。啐，只能碰碰運氣了。」古籍珍本買賣牽涉的金額極大，主顧來來去去地勘版本、驗真偽、審精粗，還得一邊避開檢警耳目，因此一樁買賣拖上一年半載、甚至兩三年還不能貨銀兩訖的，也是屢見不鮮。辛老頭想必是攜帶這幅圖畫日久，首當其衝，才會變得這般神衰氣敗。……鬼兵在此地肆虐，表示他們元身所寄的圖畫也不會離得太遠，看來這會還是得進光華商場探查一番。……他的手腕又隱隱作痛起來，驀然一股辛辣的意氣直衝而起，似嫉似怨，釘子般竄進腦門，他一聲虎吼，一拳打在地下，指頭關節微微滲出了血。也不顧周圍人駭怪的眼光，快步離去。

這天是星期天，阿漢在這日種下了隔日被台北市警局追緝的因果：他晚上十點半在重慶南路發了狂似的連竊三家書店，失了風。偷書？偷？他從來也沒有想過，那突然湧起的膨脹的貪慾和憤懣，竟會像一股極猛烈的風，猛烈的黑色的風，狠狠刮過他的腦子，他的一根根神經絞得筆直，像要崩斷的弦線，腋下全熱濕了，一片片肌肉因為拳頭握緊，發了硬，猛然一攬，攬了書，踏著罡步就向外急奔出去。他的手，他的手啊，整整六個月了，都是這樣，不斷有嘈雜的聲音傳將上來，穿進耳朵，像一大隊不成調的笙鼓鑊笛，烏哩哇啦的，「求天王庇祐，某早得子…某鱒飴舖生意興隆…求母病早癒，願以一千錢奉獻寺僧…祈賜智慧聰明，某得在學業獲名次…祈某女兒痘病無恙，面上不留疤痕…求…賜…已施…願求…」。……他還記得手臂上剖開一道長長口子後的細節，膨風仔指間伸出一道黃紙硃字符，長長的鮮紅筆劃，一圈圈裹住他臂上的傷口，那感覺宛如炭火貼肉。過不多時，傷口滲出一串黑血，宛如熟極了的紫黑葡萄。膨風仔口裡喃喃直唸，聲音愈來愈細，愈來愈黏稠……阿漢咬一咬牙，將膨風仔給他的符細細嚼碎，一股刺舌的苦味充滿口腔，按在暗紅色的疤上。腦海裡的聲音，漸漸減弱了些，變成一連串無意義的碎言斷語。胸口頂喉的一股逆氣消下，陷落成冥黯闐黑的一口深淵。他靠在深夜的牆角，渾身發抖，書撇了一地，哭泣起來。

小麗道：「你的那幅畫……現在情況怎麼了？」阿漢一震清醒過來，道：「我昨天來過這裡——」

他星期天下午先一步趕到光華商場，悄悄等待，踏出罡步，在人群裡穿來插去，緊緊綴在辛老頭身後，這才見到老人展開幾軸極古舊的圖畫，偷聽到幾句隱語，大抵上是兩造價錢談不攏，起了爭執。商場裡人潮眾多，這樣明目張膽攤開來談的交易反而沒人會注意，反倒成了最好的掩飾。辛老頭也是久商成精，將畫捲好，用沙啞的聲音說：「王教授請先回去，價錢可以再商量，生意二字嘛，圖的是個長久，這畫中央研究院原也要買，您要照顧，自然格外克己。向來幾本書貴系上都捨得大價錢，這希世珍寶，可不好錯過。」這王教授悶悶的離開。阿漢心忖：「等人少後才好用幻法向辛老頭下手，趁機奪了這圖卷，在小麗和彭風仔面前一把火燒了，這才叫真正永絕後患。」於是守在周圍伺機而動。不意這一天卻有了差錯——這天下午四點二十分，阿漢正自苦苦張望，肚裡不斷咒罵那些蒼蠅般的客人，二三十名補快突然進了商場，他大吃一驚：「難不成是來抓我的？」隨即將提到了腔口的心放了下來，這批人二話不說便抄走大批光碟、寫真集，從店後夾壁裡拖出兩個店主押走。他不知道，隔天的報紙頭條赫然是「破獲盜版光碟集團，光華商場成盜窟」。紐約時報星期一國際版上登出方塊新聞，台灣政府信誓旦旦向美國保證，「台灣已經盡全力保護智慧財產權」。經這一攪，商家誰不怕麻煩？幾乎全數提早閉店。阿漢焦惱煩灼，心口像一把火在燒，卻束手無策，一俟入黑，鬼兵便出，這件大事只得遷延到了今日。

他們在凌晨四點五十分從工地蹣跚進後門，彭風仔先向三山國王廟內王爺神像上了香，廟內玻璃盞中酥油火頭鬼火一般閃爍搖動，神座前一領八仙刺金繡彩布幔早已灰舊，供桌倒抹得十分光潔。彭風仔喃喃禱說了好半晌，躬身三拜，將香插進金爐內。阿漢驟然眼見香煙間王爺尊木刻的黑面孔上似蹙出一點笑容，隨即如常，不禁毛骨悚然。彭風仔低聲道：「好了，咱們這就進去了罷。」搖搖擺擺走到落鎖的大鐵門前，誦道：「紫炁渾沌泥竅海，金闕玉鎖一時開，弟子虔奉老君命，叩入靈山朝如來。」一拜到地，腳尖向地下兩枚鎖頭輕輕踢去，應腳而飛，三人將鐵門抬起一縫，橫身而入。阿漢仍是舌撿難下。

阿漢打開手電筒，長廊將光線吞噬殆盡，用繩圈上的舊書攤，有幾家點著小燈泡，透出詭奇的光、剛入口處的古董店，毛玻璃內兩團血紅的長明燈，映出一幢幢人、獸、瓶的模糊影子，空氣潮濕，夾著人群摩肩接踵的濃稠味道，彷彿還殘留著燥燥的雄性荷爾蒙氣味，又混有檀香和廁所的騷臭。三人邁步，小麗轉頭向右，露出溫柔的眼光說：「我常受這家老闆娘照顧。」向腰間一指：「這些都是她用很低的價錢賣給我的，而且解釋得非常詳細，真是了不起。」阿漢點頭道：「這是專賣各種香料的店，果然是藥物的好來源。」阿漢對此地極熟，三步兩步跨到「昌文」舊書店，照樣開了鎖，店面已極逼仄，當頭一架大書架將店面剖成一個狹長的“冂”字形，只勉強容一人轉側。阿漢走到店底邊角處上下摸索，說道：「昨天辛老頭好幾次眼睛瞟到這裡，一定有問題。」將手指伸進兩櫃間的細縫，過了片晌，喜得叫道：「有了！喂，快幫我往這兒一起拉。」彭風仔伸臂合力猛扯，書架絲紋不動，彭風仔掏出一張符，胡亂嚼了，啐咒運起「大力金剛神法」，肌肉陡然賁張，書櫃發出極刺耳的嘎嘎聲，慢慢轉開一角，原來背後鑲有大片的厚鐵板。他們自然不知道正確的啓閉方法，這書架下面其實有一枚小小的鋼珠軸承，塗滿機油，只需將書架稍微向上抬，再向內推，架底安在了軸承上，就可以自由推轉。否則舖主每晚都要這般大費周章、鬧動四鄰，豈不是要笑掉人家大牙？

牆角內是個上了鎖的鐵皮蓋子，開了鎖，下面是個黑漆漆的人孔。阿漢猿猴般爬了下去。當日光華商場重建，許多設施不盡理想，尤其排水更差，當時店家名義上是用抽籤分舖位，這些老闆能兼營文物買賣諸般情事，自然都有些通黑入白的神通，分配舖位，爭執不休，後來是當地角頭出面聯名擺酒，這才將事情擺平。這舖子的孔道原本是

通向水道的維修孔，是當時造橋時留下的，後來整個光華橋地下層用水泥封閉，只留下一個小室。辛老頭心思精明，就將它做成了一個秘密交易之所：凡是向各書舖購買珍本者，必有一個委託的搬運人，這人事先打扮成水電工的模樣，來到店家稱要整修水電，於是將書架扳開，和老闆鑽將進去。過不多時後離開，原本背上工具包裡的一疊疊鈔票已經換裝了一部部古籍，於是從容揚長而去。

人孔內突然一聲怒叫，阿漢探出腦袋，滿臉懊喪之色，手上擎著一只趙氏匣，內有四個古軸，打開了尺許長一截，墨彩斑斕，設色奇古。阿漢叫道：「不行了！咱們要藉神尊鎮壓這些該死的鬼物的主意行不通啦！」圖上甲冑兜鍪、刀劍鎗戟無不歷歷可數，小麗取過鐵匣，一聲低呼道：「這…是我們那天遇上的鬼怪。」第二軸繪的正是南方毘樓勒天王座下所部鬼神，一色的血紅滾動，點金眼、烏羅裙，夾著無數明晃晃刀槍，直有千軍萬馬殺奔而來的氣勢。第一軸，渾身靛青的鬼神筋骨墳起，或掛高樹，或懸絕壁，乃至登攀鳥道窮谷，百千人形態各異，無不如生；第三軸，一展開來卻是一隊隊馳騁交錯的鬼兵，荷戈持戟，身量甚矮，卻部勒精嚴，黑衣翻飛，一條紅帶更似颯颯有聲。時隔近八百載，筆墨仍然懾人心目，令觀者神駭魂搖，委實不可思議。阿漢張著嘴，一句話也說不出，過了良久良久，小麗才低聲說：「這些就是被我們殺死的鬼神的原形麼？」彭風仔傻笑道：「竟然這麼多，嘻嘻！」小麗微微伸出手指，指向畫軸，眾鬼兵之中，赫然竟有幾塊怵目驚心的瑩白，宛如用水洗去，甚至有些現出一圈燒焦痕跡，細數不下四五十處。彭風仔道：「真正是原形畢露，嘻嘻，哈哈！」

餘下的最後一卷是西天部，卷軸剛揭出一尺，三人都倒吸一口氣，軸上所繪的和其他三部大異其趣，是一只大白虎，只現頭和前爪，筋節聳溢，黑斑白毛，世間之虎不會如此神駿，也不會這樣陰慘，口內血點淋漓，齒間噙墜一二具赤白的骸骨，連著毛髮的腦袋掉在地下。周圍環繞著百數名作勢舞動、持刀掣戟的白骨骷髏。上註「西方白虎神」。唐代俗謂西方有白虎神，其相虎首人身，執掌刑剋凶破之事，凡白虎神出行之方位，皆宜躲避，免得橫遭凶殃。那兩隻賁亮的獸眼，色作琥珀晶瑩，冒出一股侵人肌髮的兇厲之氣。阿漢明知這是用藤黃、墨晶混合少許珍珠粉，繪出隱隱透明的效果，仍是轉不開眼睛。陡然，小麗和彭風仔幾乎不分先後驚叫道：「小心！」伸手要打落卷軸，阿漢本能地向上一舉，忽然紙葉上激射出一股煙氣，宛如空中凝結了虛幻的色彩一般，陡地由淡變濃、由虛化實，一團青影照頭猛撲，電光石火間，阿漢肩膀疾向下塌，「啊」的一聲慘叫，一顆連脖梗的頭顱業已咬在他右膀，這時彭風仔「咄！」一聲斷喝震盪整個空間，將他從急速沉落的昏沉裡震醒過來，宛如從極深的水浮上水面，耳邊風響，一條手臂已扛著他直衝出門。阿漢斷斷續續道：「帶…帶走……」一陣鎗尖般的銳利痛楚刺進腦門，又暈了過去。

彭風仔和小麗衝入走廊，向左右一張——前後已有鬼兵圍繞，正步步逼來，兩人都大吃一驚，這時卻根本無暇想到光華商場地下陰氣凝閉、自來是個慾望爭逐的是非之地，鬼物在此地，雖已黎明，亢陽未熾之時還是能夠活動。此時別無選擇，彭風仔向小麗叫道：「跟在我後面！」捏訣疾衝，小麗一咬牙，緊緊一握懷裡銀劍，那金屬質地並不冰涼，不能鎮定紛亂的心思，已經焐得熱了，跟蹤而去，狹窄的走廊上頓時霹靂之聲大作，中間透出咒語吟唱之聲，貨架四倒。堪堪奔出近二十步，交手幾陣，他們頓然察覺有異，彭風仔叫道：「這些鬼物、咄！白、天、敕！動作慢了！」一聲暴喝，腳下由乾轉震位，九鳳破穢罡發出，同時向前急躍，半個身子已經飛上台階，小麗背對著彭風仔，雙手抓著鐵匣，狠命劃出一個個圈子，那些鬼怪，靛的紅的，盡皆縮臂挫腿避開。也有用兵器攢刺撩撥的，小麗只好索性用扁鐵匣子擋開，強悍的力道震得她兩手酸麻，卻知這是命懸一線之刻，全憑著一股求生的意志撐持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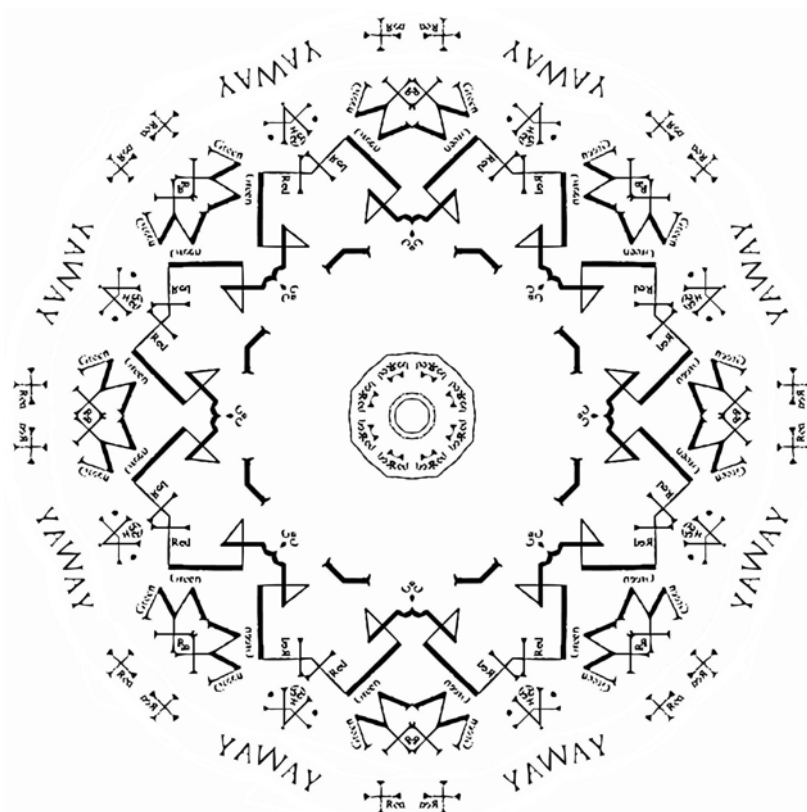
## 第五回

小麗強撐著駕車逃離，傷口疼痛不在話下，更要命的是隨著痛楚一陣陣傳來的怪異感覺——那是一股低低呢喃的聲音，不斷說著各種隱密的慾望，身為女人的慾望，像一潭誘人沉溺的深深水流。她心下恍然：「原來…原來阿漢竟然一直忍受著這種痛苦嗎？」這半年來眼見阿漢的性格愈來愈偏執，儘管瞭解是因為鬼氣侵體的關係，終究是隔了一層，對他愈來愈厭惡，只是再三隱忍。現在親身體驗此苦，不由得多了一分包容溫柔，腦際一閃：「我…我也會變成那樣…？」猛一咬牙齒，張了張後座兩人，雖然她已經為他們魔法止血，細細的血流仍是不止。她無暇理會直行汽車的猛烈喇叭，將車身自路心一拐，先衝向松江路行天宮，接著直向她久未返回的小房子而去。

房間靜悄悄的，自她奶奶死後，她並未將這房子招租。路小巷裡的夏日碧藍又寧靜，她將兩人搬上二樓時險些摔了一跤。她是個聰慧的女子，路上儘管心思煩亂，已經有了盤算，但是成功與否，她實在殊無把握。

她將膨風仔和阿漢攙進自己房間，用因失血而顫抖的手取出各色粉筆，先在地下定出四個方位，寫下代表四方的秘密符文，接著一劃一劃，在地下劃出一個備具十角十眼，極複雜的陣圖，寬有十肘。這陣圖之中，有星宿布列般的紋樣貫穿，乍看只有八個邊角，那是因代表太陽與月亮的兩個魔素與南、北兩端的礎石重合，隱於其下而不顯的緣故。每個活眼中又用不同顏色塗寫出含有魔力的文字。她按著大腿上的傷口，將陣形完成時日已近午。

這個魔法圖，在咒術中專門用來阻擋惡魔、粉碎一切惡靈意念之用。從十一世紀後半葉延續至今的聖約翰善堂騎士團，其標誌為八角十字的「馬爾他十字架」，據十八世紀的黃金黎明教派（The 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的說法，它就是這魔



法圖形的最簡短形式。黃金黎明教派由西方國家四名大靈能者創立，其理論基礎則融合了古埃及系統和尤太密教卡巴拉教派的秘密教義。這結社興起於法蘭西，曾在十九世紀時遍佈西歐諸國，綿延迄今不絕。善堂騎士團在歷經長年傳承、縮編後，十九世紀後半改名為「耶路撒冷、羅德島與馬爾他聖約翰軍事護理人員騎士團」(縮寫 S.M.O.M.，並設有政府網站 <http://www.smom.org/>)，騎士團總部設在羅馬商業街的馬爾他大廈，其正式公民雖然極少，但它卻與世界上將近九十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其情其狀，與梵帝岡其實頗有相類之處。

小麗在自己和彭風仔、阿漢身上塗上麝香以保護身體。之後在十個活眼中放下公丁香末、薄荷、迷迭香、艾草、鼠尾草、玫瑰花瓣等藥料，向東方踏出三步，接著面轉南方，依照南、西南、北、東的順序將這十束藥草點燃，每點燃一束，即誦出一段咒語：

在莎草紙上用火焰般的墨水書寫我們秘密的名……

用血管裡鮮血和酒水立下的盟誓……

諸天啊，請用火燒盡聖盃外的一切邪惡，月亮將要圓滿，聖盃的酒水傾倒給泉水、樹木和潮汐……

踏出最後一步，小麗恰好回到東端，她捧起先已放置的法蘭絨匣子，取出法器。她使用的法器原是一套曾在聖彼得堡大教堂壁龕內供奉過的銀器和玫瑰花念珠，經過百多年來幾輩主教修士的祝聖祈禱，帶有極強大的清淨法力。那隻銀絲玲瓏香藥球更有來歷，一球套住一球，內裡的銀球可以自由轉動，無論如何顛之倒之，它的凹口總是翻而向上，這是應用了陀螺儀的原理。它原本是道光初年時中國行商帶往俄羅斯公國的一件珍物，乃是晚唐時掖庭內的貴人用器。教會內的主教將它懸在祭壇下，緩緩燃燒著薰香。小麗先將一雙銀劍放下，劍尖觸地，竟然筆立不倒，跟著取出十字架、念珠、小銀鏡、聖水杓，平平放置在法圖中央和各邊角。

這時儀式已完成一半，小麗額上冷汗一滴一滴墜落，從心臟中、從呼吸裡、從劃出圖線的指尖中，她一直感覺到自己體內的魔力元素不斷流失，一絲一絲，吸入腳下的陣勢內，宛如水滴流入河中。她吃力地勉強將兩個男子抱進圓內。深深吸一口氣，兩眼一眯，雙手合攏，銀球內的檀香輕輕點燃，和周圍氣味混合成一股芬馥的氣味。她手指纏著香球的細銀鏈，高高吊起，隨即高聲詠唱出咒文，是八步韻格、十四音節的凝肅調子，歌誦星宿的光輝，歌誦太陽和月亮、水池樹木，歌誦一切之後推動萬物的那隻無形的手，接著獻上自己的祈禱。檀香煙跟著她緩步踏動，也畫出不規則的軌跡。

彭風仔背上中了兩銅錘，大腿肚上中了一刀，傷口已經黑了一大片；阿漢傷得最重的在右膀，另一道傷痕在臀上。自被放進法陣後，他們傷口血流的速度立刻明顯變慢，待儀式開始施行，向兩側翻開的皮肉竟開始慢慢合攏，藥煙打著旋，像生著白色鱗片的細滑的蛇一樣蓋上傷口，傷口吐出一蓬黑色薄霧，溶化在水裡一般消散。小麗腳步愈來愈重，她感覺得到，自己的身上不斷飄散出微細的精光，一點一點、狀如孔雀尾的翎眼，在空中串成顫抖的虹霓絲線。這種靈光，一般人也偶爾能看見的，但極稀落，且一瞬即逝。

第二十七步……第四十二步……

第九十九步……

第一百五十三步……

第兩百五十二步。

一雙銀劍細細顫動，倒下，碰在地下發出清脆的「噹」一聲響亮。

終於…結束了…儀式…任何一位神啊…請保佑…我們…她想，膝蓋一軟，向右敬倒。

## 第六回

最先醒來的是阿漢。他雖是傷得最重，真力卻是消耗最少，他還隱約記得那隻人頭吸精啜髓、呼吸有聲的恐怖聲音，急忙要往臂上摸去，左臂卻是只微微動彈，十分鉛重，只有眼睛能稍微轉動下瞥，見到空無一物，反倒是這一用力，全身肌肉繃緊，傷口又是一陣刺痛。他不知那虎額下佞鬼被日光一照，也即嘯叫著退回地下去了。眼前花白白的一片，猶如他腦中兀自混混沌沌的狀況。過不多時，他又迷迷糊糊起來，在愈來愈沉落的意識之海中，他腦海裡閃爍著幾個臉孔：小麗、膨風仔、他的老爹那張滿是皺紋的臉孔、他的後媽。自他的後媽拐了他老爹積蓄跑了之後，他老爸原本一跛一拐的佝僂身軀彎得更低，也不怎麼說話了。他考上研究所，離開家的那天是個昏黑的大雨天，他阿伯狠狠啐了一口，罵道：「敗家的死囤仔！」我沒有辯駁，阿伯是個誠懇人，一輩子知道勤勤懇懇種田，唸這看似沒用的東西自然被他看作是邪魔歪道。

小麗啊，這個有一雙媚亮眼睛的女人！膨風仔…你和膨風仔去了哪裡呀…！怒氣和慾望混合在一起，膨脹又收縮，搞得他渾身酸痛，那種劇烈的感覺像胃痙攣，從發燒的小腹一下子猛捲了上來，他幾乎要乾嘔起來。接著，他一陣頭暈，慢慢昏睡過去了。

膨風仔一映入瞳仁的，卻是紫紅的天光，天已經黃昏了。遠處傳來汽機車的風響。背上和腿上的傷兀自火辣辣的痛，但那股趁他運動玄功、關息大開之時入侵血脈的邪氣竟然已開始消退，不復如先前肆虐。連帶腦筋竟也清明不少。那股充塞在骨髓之中，自他才解事起就如影附形已經二十多年的瘋狂，似也一點一滴的消融。他第一個轉動的念頭，不是自己的傷勢，也不是身在何方，「小…小麗呢？」勉強支起身軀，抬起即落，也是無能為力。眼睛一轉，見到一個側臥在地的黑影，霎時間心臟幾乎停止跳動，渾身猛地抽縮，再一看，那頭長長的黑髮微微抖動，該只是昏暈了。旁邊的阿漢臉孔黧黑，似也忍受著頗大的痛苦。他苦笑一聲，慢慢將氣息下沉，意守丹田，竭力要導正體內流離四散的內息，但一顆心無論如何也停不下來，像捅翻了蜂窩，大小無數嗡嗡聲刺痛他的腦殼和胸腔。他想到他和她去求雷雨，她跟他一起去盜書，他們去求雷雨……這一次他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他們停在台北縣童軍營地附近，那地後有林、前有溪，地上盡是石礫。好哇！好哇！……她說：「為何是好？」他番癲癲講了一大篇雷火石水生剋之道。……我從帆布袋裡掏出幾截木頭，道：「這是在西門町藥品行鄰店裡順手拆張紅檀太師椅來的，本天師甲這些木頭纏上符籙，又退鍊修持好些日子，等會就顯大用處。」小麗點頭道：「我西洋魔術裡也有招致雷電之法，雷電本是“乾”、“濕”兩種狀態在“熱”的催化下摩擦產生的力量，就如冬天搓揉毛衣發出劈啪聲一樣。我們能用祈禱詞和金屬符咒從天際招來雷電，聽我的嬈嬈說，十七、十八世紀時法國國王還令魔術師在宴會前庭院埋下鐵樁子和符咒，觀看宮廷貴婦驚嚇失措的模樣來取樂哩！」這一句話，阮記得還很清楚。

我又「噓噓」笑了幾聲，道：「雷霆是個啥？是陰陽元精相戰生來，本來沒啥實質，其力卻足以摧精戮怪，吾家老祖宗古來有『降魔五雷法訣』、『五雷天心正法』，燒表拜章，直上玉清境九天雷聲普化天尊府下，那雷部三十六將、催雲助雨護法二十四天君、八千雷鬼可就打鼓敲鑼、浩浩蕩蕩來了。本天師的法道，嘿嘿——」把頭一仰，一副英雄氣象：「跟這些通通不同！嘿！本天師且受且練『正一盟威』之道，乃大名鏗鏘、江西龍虎山乾坤正氣張天師嫡系最尾傳人，這點術法唸幾句就成，易如什麼掌，免用驚動雷祖天公咧！」小麗溫柔地說：「阿漢不是說過，你是龍虎山天師道的旁系麼？」頓一頓道：「他說天師派在元朝初年因受蒙古大軍圍剿，第三房族親張豫之分支到衡山開建三茅派，下傳到第四代張垣虛，因這位前輩普施符籙、祭斗拜天，掃滅武漢

一帶瘟疫，活人以十萬計，朝廷敕封他爲『通化顯應真人』。這位前輩又常以一張白虎皮爲座，因此當時人都稱他做『虎皮座張真人』。他開罪明朝嘉靖皇帝後被流放雲南、後來又遠謫緬甸，傳授道法給當地閩南老僑劉慶雲氏一脈。二次大戰以後這一家子經過清邁、老撾輾轉遷移到台灣，然後再從你家裡長輩傳到你手上。不是這樣的麼？」我一下塌了氣，像被什麼刺中心窩，罵道：「媽的，這小子就愛扯我腿、坍我台！他還搬出啥我老祖公是三國黃巾赤眉咧、五…五斗米教妖道角，把本天師說成妖言惑眾耶肖人啦。」……阮衝口而出叫說：「他、他後媽包袱款款就走，留下他老爸，氣一下中風，現在還沒好咧。」沒錯，我是膨了爛風，正一盟威是祖宗家門的秘密法要，咱怎能有機緣學得到？我遠沒有憑空呼雷耶本事，要幹事只好借西北雨，可是阮想壓伏他和她的衝動實在有厲害……

小麗的魔力消耗殆盡，這一昏沉，直到午夜，天上繁星滿佈之時才又甦醒。仰著臉，她想著她複雜的心事。她很清楚，施展這個法術十分危險，一個誤差、一個失準，她自己的力量就會被抽乾，她的意識會像星星一樣閃爍，然後熄滅，這熄滅說不定是永久的，簡單來說，她可能會無聲無息地死去。「畢竟當時完全沒有別的辦法。」她後來一笑說道，笑得很苦澀。「……再說，如果他們兩個有什麼萬一，我一個人終究也是要死的。」爲什麼啊？她一直覺得自己是非常敏銳、務實的女人……工作的事情，她是瞞著祖母的，她的祖母抱持著從古以來魔術師的高傲自尊，認定展現技藝形同「販賣」技藝，——不，魔術不是技藝，是藝術，是像歌劇、音樂、像文學那樣的高貴藝術——簡直不可思議，是種可恥的墮落。她不願傷祖母的心，卻也不以爲然，這世界，任何事情都要代價的，再則，另一個隱密的理由，她自己隱隱約約也想到的，她需要掌聲，喜歡那些崇慕的眼光。是啊，誰不需要掌聲呢？

阿漢血液裡那股詭異的聲音又響起來了，「小麗啊…小麗啊…」和那些怪異的祈禱聲音愈來愈分不開，愈來愈融合在一塊。陡然間心血又是一陣向上急衝，弄得他既是渾身躁熱，又是頭暈眼花，只想跳起身來大叫大嚷一番。就這眨眼間的功夫，他的神智跌進了回憶之中，忽地憶起一則小小的故事：貞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東京。百姓相驚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沖擊破傷。其鬼兵初過于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漸至水北。聞其過時，空中如數千萬騎甲兵，人馬嘈嘈有聲，俄而過盡。每夜過，至於再，至於三。帝惡之，使巫祝禳厭，每夜于洛水濱設飲食。嘗讀《北齊書》，亦有此事。天寶中，晉陽云有鬼兵，百姓竟擊銅鐵以畏之，皆不久喪也。

貞元（西元 785-805 年）爲唐德宗年號，但沒有二十三年，下面說帝在東京（洛陽），又有「天寶中」，貞字應爲開字之誤。他恍恍然記得李白樂府名詩「烏夜啼」就作於開元十八年，賀知章一讀之下大驚，曰「此謫仙人也」，詩下沈德潛注釋「時李白年三十，歲庚午，經南陽赴長安，請見宰相張說」。阿漢勉強計算，「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不由得全身浮汗發冷。莫非這乙亥年當真是災星不成？還《北齊書》亦有其事！我真過得了這一關嗎？還是終究要像那些百姓一般，「皆不久後即喪命」……？

……小麗事後解開呼雷的石地的法術禁制。咱記得他的動作，壓在石塊下的是一雙小小的銀劍、一把新鮮濕紅玫瑰花瓣、七根長長的頭髮，小麗在太陽攀上天頂時誦畢咒語，依兩個相交的三角形焚上幾束藥草，挺香的。這也是她奶奶傳的法術，善能聚集精靈、排除諸般惡意靈念。據她自己說，要是不解開，至少一個月內地上一圈將會半點水氣全無，乾燥一如烈日灼烤一般，這是因爲雷精凝聚、水沫精靈盡數被驅逐之關係。

小麗閉著眼睛，現在是深夜，在自己熟悉的房中，一瓶一罐，各種細密的氣味，她都很熟悉，她想趕快睡著，明天還要繼續施法呢，要一直到三個人傷勢痊癒、毒素拔淨



爲止……卻是愈來愈清醒。那一天她和彭風仔偷入一名收藏家家中盜書，聽阿漢說是什麼《寸心挑鏡序》，阿漢他說他是「從收藏家的專門雜誌上得了點線索，又輾轉偷聽了熟識的舊書店老闆說話，這才知道的。」彭風仔的動作有些笨拙，開鎖、進屋都安安靜靜地，惟獨到了那個大書房，一片大落地窗，映出我們兩個的影子，他突然嘴巴張圓了「啊」的呼叫出聲，我全身都嚇麻了，真的。我們在書架最下層找到了它，是兩個古舊的卷軸，彭風仔露出大惑不解的怪異神情，瞪視它們，我微微吃驚說：「怎麼了？」他眉頭緊絞成了個「川」字，搖頭道：「奇怪，這幾個字有點眼熟，好像誰講過……沒啥事。你快翻翻，看看裡面有什麼神妙法子宰了這些魔神仔。」我悄聲說：「離開再看。」半掩半藏，出了門，輕輕通過管理員，匆匆離開。

心裡一動，轉頭向阿漢瞧去，他兩眼緊閉，眉心蹙著，彷彿睡夢之中也受著什麼煎熬似的。她突然覺得，很不忍，很痛心，還有，對彭風仔也是。他們的背後，也有如她一般的一個殘酷的世界。

……么叔喲，咱看到么叔了，你怎麼這樣就死了，那個聲音，好多聲音，「肖仔、肖仔！」百姓公廟廟埕的好多囡仔這樣罵我、笑我，咱和這些鄰家關仔打過好多架，么叔的臉下半截盡是密慘慘鬍渣，頭髮一根根豎起來像鋼刷，老爸老母把我丟回老家，就是不管咱的意思，只我么叔還疼惜我，常常帶我上香，他給人做法事，咱也跟在旁邊打雜，廟裡神明出巡，他把咱滿臉畫上油彩，咱戴了金光閃閃的盔，拿一把枷，咱早看熟了，就一腳一步跳起來，那多神氣！人見到我都閃開，像見了鬼，多威風咧！……么叔喲，你怎麼就死了，你還跟咱說出獄以後要去幹那三個雞巴……

……這也莫怪……自從彭風仔助我打通了玉枕關到眼珠子瞳子膠這條血脈，開了異眼，我對這世界二十五年來的認識在那之後完全崩潰了、瓦解了，那一日我的眼睛針刺般的痛，足足一天之後，過了子時，我才能再視物。真實世界還是那個真實世界，可是街上的人多了一倍也還不止，鬼人雜處，人神同路，原來這才是真相。我那後媽也一定是鬼、是鬼……龍山寺旁賣卜的一連排算命先生，有的稱通禪，有的說兼道，那不是他們在卜命卦、通神機，是些有威力福德的鬼跟他們咬耳朵、拉著他們筆桿，寫出一條又一條批算流年的占詞來……

……噫、噫、噫、嘍過來，我有法術，罡法沒學全，可是我還會五種，二十四種裡會五種，你們、骨頭都生在外面、一對、三對、十對金燦燦的眼睛、黑色的影子，嘍過來…你們、你們已經撲到我身上，咱覺得頭很痛、全身都很痛，好像整身軀骨節作風颭一樣，嘻嘻嘻…那好像不是咱的聲音，可是咱在笑，聽得到，這是肖了嗎？肖了嗎？「肖仔、肖仔。」所有囡仔攏這樣罵我、笑我，咱和這些死關仔打過好多架，咱臉上塗滿了油彩，那多神氣！人見到我都閃開，多威風咧！咱戴了金光閃閃的盔，神明的臉暗紅色，方方正正的，留一把威風的大鬍鬚，咱早看熟了，就一腳一步跳起來，人見到我都閃，多威風咧！么叔怎麼、怎麼死了啊！三對、幾十對金燦燦的眼睛，嘍過來…你們、你們……

「鬼、鬼、鬼啊——」誰在喊鬼？嚇！是祂們、是多聞天王的鬼、東天王座下的疫癘鬼、是、是南天王的鳩毗荼、僻荔多、火紅色的一大團火，從寺門裡、從人行道上劈臉直滾過來…嚇！

這就是上海嗎？嬈嬈說的那個繁華的上海嗎？眼前一大片樓房的燈光，「鬼、鬼、鬼啊——」誰在喊鬼？天空瘡啞啞的流出了一圈圈鮮紫的血來，幽暗的窗子影下，嬈嬈愈來愈冷，嬈嬈死了，連一句話也沒有留下。一樹梅花，火紅色的鬼、黑色又矮的鬼，

牠們追過來了、追過來——

膨風仔喪了魂似的大嚎道：「鬼、鬼、鬼啊——」猛地張開眼睛，兩手向天空亂抓，另兩人渾身一震，同時也被驚醒了，這才發現自己都是滿身大汗。急看膨風仔時，他兩眼瞪圓了，叫道：「嚟過來——么叔，你的傷，怎麼跟阿漢仔一樣啊…啊、你們這些妖魔鬼怪…」兩手好似要竭力捏成印式，阿漢和小麗立即一扯他手、一捧他頭，叫道：「醒來，醒來！膨風仔！」膨風仔「啊」的一聲，眼皮陡然耷拉下來，喘著氣道：「你、你們…這、這裡是…是哪裡？」小麗像哄小孩似的安慰道：「這裡是我家，不用擔心。」同時心裡一動：「我們真的不用擔心自己麼？」

阿漢木然著一張臉，雙手抱著膝蓋，叫人不知他在想什麼，臉上卻有淒慘的神色。小麗看了他一眼，心裡一緊，眼睛掃過兩個人，盡力不凝定在任何一人臉上，問道：「你們覺得好些了嗎？你們的傷口，已經開始癒合，只要再連續施法幾天，自然就會痊癒。」阿漢看了看自己的右膀，又凝視著手腕，半晌後慢慢說道：「真是謝謝你了。這個法術似乎連先前的鬼氣也驅逐了出去，我…我好像又是自己了，這是半年來第一次，我覺得活得這麼真實，腳底下踏的地，是真真正正的土地，否則…先前好像都像踩在一團霧氣裡，軟綿綿的——」一時難以措詞，按著自己前額，又連連搖頭，像要把腦中的惡氣驅除乾淨。膨風仔兀自驚魂未定似的，不斷環視四周，好似鬼怪隨時會衝出來。小麗一笑，柔聲道：「不客氣。」忽然身體一虛，向前一俯，全仗兩隻雪瘦的手臂撐著，不住低低呵氣。阿漢彷彿沒注意看著她，盯著地下縱橫交錯的線條，又問道：「這個法術叫什麼？這般厲害。」小麗尚未回答，阿漢又低聲道：「不，不，先不用解釋，只是忍不住好奇而已。你已經太累了罷，這裡有沒有什麼吃的，我去拿過來。」說著就要站起，小麗搖了搖頭，道：「我太久沒有回家，冰箱裡的東西，大概也已經都壞了吧。如果真要吃點什麼補充體力，樓下新開一家便利店，等一會再去買。」又閉上眼睛道：「我…真的太久沒回來了。連它什麼時候開張的，也一點都不知道。」

阿漢點點頭，轉向一副魂不守舍神情的膨風仔，說道：「膨風仔，你叔叔是不是在雲林做紅頭師公，冤死在監獄裡，名字…嗯，叫做奇福的？」膨風仔一驚，瞪大了一雙綠眼睛，叫道：「咱么叔…是、是啊！連…連這你也知道？」阿漢道：「你直說夢話，一整夜斷斷續續，我聽到一些，一個聯想，碰碰運氣，猜一猜看。有一則新聞，那果然是…你叔叔…你的么叔自殺那則新聞，我也看過的。」阿漢閉著眼睛，說道：「這樣一來，事情就大概清楚了，被邢、葉、王三個狗種恃強劫去的，八成就是這幾卷我們一直在追的圖卷和《寸心挑鐙序》，你祖宗家大概是爲了逃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才千方百計將它們過香港送出大陸。後來這三個傢伙陰錯陽差放出鬼物，把自己給害殺了不說，這些鬼還追上你么叔，跟咱們一樣，這在舊新聞上都是有的……」

阿漢忽然雙手猛揪住自己頭髮，不勝痛苦的說道：「那根本不是自殺，實在是被折磨得受不了了！從清晨到半夜，然後又是夢裡，那個聲音…那個聲音…」聲音愈說愈低，「你們也聽到了吧？那個聲音……」忽然，像要一口氣掙個大解脫一般，大聲叫道：「『好漂亮的馬子，腰又細，兩個大胸脯，怎麼還趕快不幹了她——！』」一連串迸嘴唇裡噴出的穢語污言。

膨風仔和小麗先是驚愕得睜大了眼，不到三十秒，接著一個陡然暴怒，一個皺緊了眉尖，一雙細挑的眼睛裡映著日光，彷彿燒起了幽暗的金火。膨風仔大叫道：「你、你這渾蛋，幹你娘！」和身疾撲，一肩撞在阿漢身上，縱然傷後氣力大損，這一撞之力將他推得「碰」一聲重重撞上牆壁。阿漢手掌按住臉孔，指縫間眼睛瞪得又圓又大，全身微微發顫，手腕上繞滿傷口的血紅痕跡愈發怵目驚心。膨風仔一愕，第二拳就不再發出

去，啐了一口，退回圈內，蹲在小麗旁邊，拍著她肩膀，說道：「別氣，別生氣——」一時之間也不知說些什麼好，只能訕訕地擠出幾聲乾澀的笑聲。

小麗慢慢站起身子，眼睛掃過兩人，也不理會膨風仔，說道：「你原來是這樣想，原來是這樣想…」聲音有些嘶啞，又含著十分森冷，陡然間拔高聲線，這一聲，銅錐般直刺進所有人耳鼓裡，叫道：「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了？啊？當我是低三下四的女人嗎？啊？你再給我說一遍看看——」逼緊了嗓子，學起一把扭捏的語氣叫道：「『好漂亮的魔術師馬子』！說什麼『很漂亮』？誇你個鬼獎！都是狗屁！還說要上——」悒然頓住，一條手臂指著兩人，全身氣得發顫，一口急氣噎住喉頭，竟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緊咬的牙間迸出幾個斷斷續續的字眼，嘶嘶作響：「你…你們…我現在…看錯…」話猶未已，細巧的下頷慢慢後仰，一陣氣虛力竭，眼前白光滾滾翻花，頹然坐倒。猶自冷笑道：「我…我沒什麼可以給你們貪圖的，告訴你，敢動我一根手指頭，我就殺了誰！用咒術詛咒你，不管你生前你死後都詛咒你——」

膨風仔叫道：「小麗，你——」忽然聲音像石頭沉進水裡，再沒半點聲息。一陣難堪的靜默，好像灰色冷硬的鉛塊一般，將整個空間罩擠個密雨不透。阿漢急速喘幾口氣，嘴巴像蛙般一張一合，卻終究沒有說話。

過了良久良久，好像有點異樣的響動，嗚…咽…嗚…是有人在哭麼？膨風仔和阿漢，兩眼失神，漫漫漠漠地張望。是小麗，她頭埋在兩膝之間，正輕輕地啜泣，聲音愈漸愈大，雙手掩面：「我們的後面…六個月了…我受不了…後面是……」「是死啊…是一切的結束，它就追在我們後面，我們都會死……」長期鬱積的壓力，終於在此時如長堤攔江，一日潰決，爆發了出來。阿漢仰起頭，兩隻佈滿血絲的眼睛死瞪著天花板。膨風仔閉上眼睛，一顆生滿亂髮的大腦袋亂搖，夢囈般說道：「不會，不會，我不會死，你不會死，我不會死……」

## 第七回

三人的傷勢頗為沉重，鬼氣交纏在筋膜之間，饒是小麗每日施法，卻只能緩緩抽拔、藉藥物化解，一旦急進，反而會打亂人體本身的氣血循環，連施術者也有被反噬的危險——最後一句話，小麗自然沒有露出過半點。他們直到六月二十四日才算驅盡毒氣，傷口也愈合得差不多。這時夏至已過。最初的二天，除了施咒之外，小麗全沒有向彭風仔和阿漢說過半句話，阿漢也是在下樓買點吃喝飲食時才會問下兩人意見，默默食畢後，又是盤膝坐著，腦袋裡不知轉著什麼念頭。彭風仔則是訕訕地老想說些什麼，又說不出口的模样，最後索性在行咒間的空檔，在魔法圓內四處跪跪趴趴，似是研究起這異地的術法來了。到了第三天，彭風仔再忍耐不住，霍地起身，說道：「你們都是這副死…模樣，就能把事情幹得漂漂亮亮了結嗎？」手招印訣，道：「咱來給這法術加一分力，咱們早點好了，要機會也多些活下去的機會！」腳下由震轉坤，由坤步坎，誦訣道：「輝光九靈，玉井神京，……」正是二十四罡法中的「迴尸起死罡」，據云若由苦練功力極高深者施之，善能療絕症、起痼疾，縱然是新斷氣的亡人屍首，都能還魂片刻。

不意口訣才施，印訣未發之時，彭風仔和小麗都是全身一震，彭風仔只覺自丹田、前胸、腎間命門同時氣息翻湧，極為難受；在層層疊疊、排列精密的魔力元素流動軌道間，小麗更覺得一股極大的精氣從觸地的腳尖電流般刺進腹部，接著急竄進四肢，頓時宛如喝了劣酒之後大嘔一場一般，胃腸翻攪，心臟急速跳動。腳步一踉蹌，和彭風仔撞個滿懷，同時摔倒。小麗怒道：「誰要你多事的？」不待彭風仔回答，急忙起立，雙手比出幾個圖形，誦出咒語，緩緩將飛散四竄的魔力重新聚攏，直過了一刻鐘有餘，小麗才放下手，急促的心跳趨於緩和，長長嘆了一口氣。

小麗一口氣才嘆畢，「彭風仔，」兩人一轉頭，竟是阿漢開口說話，不由得生起古怪的感覺。「別急吧，趕也沒路用。」頓了一頓，續道：「咱們就安靜等著，你不覺得這陣法很神奇，傷已經好了一大半了麼？」彭風仔大聲道：「不急才有鬼！什麼聲音……，嘸聽到！」

小麗好像沒事人似的，忘卻了先前的不愉快，彭風仔也還是一樣嘻皮笑臉的，阿漢依舊一派斯文——他心裡卻隱隱作響，知道三個人再也不可能回到初相識時衷誠相對的情狀。

阿漢微微一笑，道：「彭風仔，你說話清楚多了啊。看來這幾天的治療，不但慢慢醫好我們的傷，連你的病根也一併治好了不少哩。」彭風仔拍拍腦袋，道：「這粒頭殼今天特別靈光，未輸你大碩士哩！」轉向小麗道：「這些草藥仔讓你虧大了，多少錢，阮再加上阿漢了後作夥還你。」女人的感覺比男人敏銳、犀利得太多，小麗清脆地笑起來，「那些藥草至少要四五萬塊呢，你們兩個就算現在就去不眠不休的打工，一兩個月也還還不完啊。」

彭風仔在這日半夜醒來，「小麗，還醒著啊。」小麗微笑道：「這不是多說的話？」他們兩人都放輕了話聲。彭風仔卻不再言語，兩隻眼睛直勾勾盯著天花板。小麗一時不知何以措詞，想一想，問道：「好點了沒？」彭風仔咧嘴一笑，那神情既不瘋，也不傻，說道：「我又夢到我么叔了。」「嗯。」「小時候他最疼我，後來歹運撞上一場冤獄，死了。」「我知道。」「咱家附近有座百姓公廟，百姓公，萬善爺，都同一款，你知道？就是無主的孤魂野鬼讓善心人收埋在一塊，建廟供奉，受香火。我么叔總帶咱去那邊廟埕玩，一大片水泥地，有次我給隔壁鼠仔孀的囡仔從屁股踢一腳，摔一下罵罵

嚟，我么叔二話不說就到他們家門口幹嘍，後尾鼠仔孀賠了整半隻烏骨雞了事。」小麗輕輕一笑，道：「果然很疼你，只是未免太霸道，你的那些玩伴可遭殃了。我的嬖嬖……」吁了一口氣，「她也是疼惜我，唯恐我哪裡受傷，到哪裡都一直叮嚀我小心小心，我那時候總覺得好煩、好討厭，現在想起來，我那時擺出來的臉色一定很傷老人家的心……現在想起來還是心裡會痛，後悔卻也都太晚了。」

膨風仔道：「阿漢伊說的五四三，我愈想愈對，那兩本書，什麼『寸心挑鏡序』，咱明明就聽過，我很小的時候么叔喝醉酒說的，還敲我的頭，邊罵邊叫說：『黑仔，要是冇這骨董，以後就算你肖仔人家查某囡仔也會搶要嫁你。』」膨風仔學起那昏醉的腔調，小麗不禁抿著嘴一笑。膨風仔續道：「後來咱有一大段時間不清不楚，一邊是上小學囉，後來一下子又國中囉，連人臉算起來也記沒十個。」將一顆頭顱連連搖晃，眨巴的兩隻眼睛放出青光，不知是否錯覺，小麗覺得這鬼般的綠焰黯淡了不少。「我一直在肖，起肖之前，阮都知道，你一定不懂對不對，我說給你聽…就像一隻野獸追在你後面，雖然牠啥時候會把你給拆吃落腹你不知道，這野獸出來前一定會把地下踏得乒碰咭。這幾天，咱頭腦從來沒這麼清楚過，以前每次沒到三天，清醒一下，阮膨風仔就知道自己又要起肖了……」說話聲愈來愈低，最後沉沉睡去，響起微微的鼾聲。

歸於寂靜的夜叫人胡思亂想。小麗心底有抑遏不住的恐懼，她又想起圖卷上的畫，那爆烈恣肆的筆法墨色，許多小字註著「富單那」、「鳩槃荼」、「悉乾度揭囉訶」、「僻荔多」、「毗舍遮」、「頻那夜迦」等字樣，她不識得此義，這正是梵語中的熱病鬼、厭魅鬼、童子神、噉精氣鬼等諸般鬼神。第二軸南方毘樓勒天王（梵語 Biludaka）——漢語譯為增長天，意謂此尊神能令眾生增長善根、護持佛法——座下鬼神，那一片驚心動魄的鮮紅，這時想來尤其奪目，她不由自主想到曾學過的曲子，那些悲傷的俄羅斯曲調，這個北地裡的民族傷苦了千年，最喜歌誦的是生長、燒盡後的衰敗和——寂靜、死亡。她一震閉上眼睛，忽然覺得非常疲倦，這疲倦從每一根神經的末端滲透出來，慢慢麻痺每一塊肌肉。這六個月的時間，與死亡比鄰的時間，究竟…為什麼會這樣？這該怪罪言之鑿鑿卻又虛無縹緲的「命」，或是煞有介事，卻更加虛無縹緲的「神」呢？

這幾日中，三人雖則心中急如油澆火燎，卻也無法可想。這一日，小麗施法畢，微笑道：「毒素拔淨了，我再也沒感覺到邪氣。」一句話未完，膨風仔和阿漢如聽皇恩大赦一般，喜不自勝，跳起身來齊聲道：「我們已經好了？」阿漢道：「你…你身體可還好吧？」小麗微微一笑，說道：「有點頭暈，休息一下就沒事了。」膨風仔做出伸拳擄袖的姿勢，哈哈大笑道：「好！咱們這就出門去痛宰那批鬼物，幹你娘！」轉頭向阿漢，嘿笑道：「怎樣，大碩士？走得動嗎？」阿漢沉聲道：「慢點，先想想辦法找到一個道壇再說，這事急不得。」膨風仔揚了揚下頷，說道：「有道壇又怎麼樣？沒道壇又怎麼樣？」阿漢道：「單憑我們三個，無論如何都抗衡不了。這批鬼物，各各具有神通，照高元濟留下的記載，他當時將邪鬼困進石壇，再一鼓作氣，藉日頭將牠們燒化，這恐怕也是我們唯一的生路。」往地下一指，「如果我們也有這種陣勢，請君入甕，我們還有一點機會，藉高元濟的方法，將這批鬼物聚而殲之。」膨風仔道兩手一攤，道：「我的大碩士，你說得倒簡單！你到哪裡去搞一個這樣大的壇場出來？別指望我，阮可沒這等大本事。」阿漢道：「你的祖宗家，難不成沒留下啥排佈壇場的秘法？你看看小麗，她這次是真的用她的性命來挽救我們三條命，你就不能學上一學？為什麼不再想一想看看？這可是我們三個人的命，不單是你一個人的事！」膨風仔焦躁道：「幹你娘！要我說幾遍？沒有就是沒有！幹！幹什麼又扯到她身上去。」

兩人正自講論，小麗忽然開口道：「我的嬖嬖曾經說過一個故事，說蔣介石還在世

的時候，曾經一度召集台灣島上所有的術士，還秘密邀回身在海外的異能之人，託來說項的人語焉不詳，只一味極力遊說：『領袖要做一件大功德事，事關大陸故土和台灣億萬生靈，還望各位賢達之士共襄盛舉云云。』我嬈嬈用年老力衰做理由，力辭不去，因此詳情她也不瞭解。但是我很小的時候她對我說過一段話，因為太離奇，我總也記得。嬈嬈對我說：『台北這海上的小城有一股強大的『力』，在月盡之夜出現，之後消失，次日整個天空都變了一點顏色。這等逆轉自然變動、神祇精靈之意的法術，乖女，記得嬈嬈的話，絕做不得。做了，橫死的命運有眼睛，祂就要扣響我們家門了。』我那時候只覺得新奇，一直纏著嬈嬈問，她也不說了，最後被我纏得受不了，只說：『Vivien Leigh，這女孩子的《Waterloo Bridge》邪氣，總讓我想起年輕時的上海日子，那一年她的星星殞落。法術施行的那地有兩條河、星宿聚集，用你小腦袋去想罷。乖女，別去那裡，否則你會『喫區』。』——上海話，吃大虧的意思。我想既然是施法，必定也有一塊禁地，我們何不往這線索去找呢？」

阿漢瞿然道：「這麼一說，我也想起來了，我幫彭風仔勘家譜時讀到一小段記載，一直不可索解，這段文字繫在第六十三代嗣漢天師張恩溥年譜下，言道『丁未年夏五月望日，師應請，設壇於龍山山麓，祈國泰民安。』年譜上另有註解，『壇者，虛皇壇，四百羽士，葆羽持節，築壇三層，應五氣、七星、八風，奉請大羅諸仙神聖眾，廣開群靈方便之門，普掃不祥，鎮災伏劫，永遂清寧。』這段話有兩個可疑處，第一，年譜上丙午年條下寫得明明白白：『冬十月，師以積勞，宿疾復作。』當時張天師年事已高，身上有病，這樣規模極巨的醮祭，必定窮竭心力，誰能請得動他行這般難為之事？第二，台灣並沒有一座山名喚『龍山』，這山必定另外意有所指。」腳下緩緩踱了個圈子，又半是自言自語地說道：「如果合上你剛才的話，龍虎山正一派張天師一系向來是道門魁首，絕無不被邀請之理，嗯，這麼說起來……」阿漢掐起手指，又踱了個圈子，嘴裡「丙午甲子」叨唸個不休，驀地一彈響指頭，叫道：「只要找到『龍山』，便能知道究竟！兩條河，兩條河……」

彭風仔插嘴道：「慢，慢！你怎麼把兩件事攪在一塊，打算根本沒關係咧！」阿漢道：「唉，Vivien Leigh，費雯·麗，享年五十五歲，她就是死在一九六七年。六七年，歲次丁未！這樣你還會說無關麼？」彭風仔不再言語。阿漢喃喃自語，倏然覺得有些遍體發寒：「《Waterloo Bridge》——『魂斷藍橋』！哎，這名字真不吉利！」

當下三人略略收拾，即離了住處。先去取回圖卷，彭風仔先讚道：「你把這圖藏在王靈官恩主旁邊柴頭桌子底下，壓在銀紙下面，確實十分巧！」小麗道：「現在該去哪？」阿漢說道：「台北盆地內有山、又可一覽兩條河的只有兩個地方，一在八里，基隆河和淡水河的交會口，一在圓山，基隆河在山前轉折向西北，可以俯視兩條河流。八里山頭上盡是墳墓，雖然聽說風水極好——」微微一笑，「王永慶他老爸就葬在這裡，背山面水，水就是財氣，果然財源滾滾而來。法師們行事該不會選在這種墳坑窟。」「圓山後山以前還是軍事禁區哩——就先往圓山一趟。」

三人沿銘傳大學道路而上，至僻處棄車而上，沿著舖滿落葉的小徑鑽進山林。走了約有半個小時多，彭風仔突然一皺鼻子，道：「金有問題！」提腳疾奔，兩人叫道：「喂，喂！」他理也不理，只見他突然一拐彎，竄進樹叢，枝葉晃動，彎彎曲曲地迤邐去了。兩人只得尾隨。不多時，耳聽得彭風仔大笑道：「當真『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幹，就在這裡，你們有沒有看到？」阿漢和小麗氣喘吁吁地立在當地，眼前陡然空闊，現出林木間的一大片空地，滿生大叢大叢芒草，蟬蟲金屬般高亢的聲響迴盪四周，陽光下盡是一片扎眼的鴉綠。



彭風仔滿臉盡是得意之色，叫道：「就在這，你們看到了嗎？」小麗閉上眼睛，半晌睜眼，說道：「風息的流動，確實不同，在眼前這塊區域裡，魔力的流動竟然是斷斷續續，並不相連的，這……」就像要佐證她的話一般，此時一陣長風刮起，眼前出了件怪事——一叢叢芒草或紋風不動，或在風過之後才搖擺起來，甚或有幾叢葉片被吹得筆直，傾倒的方向卻與風向截然相反。偌大曠地這裡一片，那裡一塊，每一小片區域似都是互不相屬，甚至大相扞格。阿漢大驚，連說：「這、這、這……」

彭風仔彎腰一掀，底下草叢中露出一片石，是一根石柱的一角，上面刻有幾個字跡，早已漫漶。彭風仔將泥土青苔摳去，是個「丁」字，下方一劃一劃刻有符篆，還殘留點紅痕。彭風仔兩眼放光，叫道：「這裡就是他媽的大壇場，咱們有得救哩！哈哈，哈哈！」縱聲大笑。

接下來不消煩述，三人全神貫注在此地，待得摸清陣勢、佈置停當，已是六月二十七日午間。原來這些石樁共有一百零八根，交相錯雜，隱隱分爲內中外三層，樁上皆刻有天干字號，每一天干各有六到一十八根石樁不等，各自攢聚成群，雖然彼此相連，但不相混雜。是日天陰，稍減苦熱，彭風仔拿出家傳前漢錯金雷霆都司神印，對兩人說道：「前兩天已經用這寶貝鎮住內圈，現在午時，再封禁完外圈，就了結了。」將玉印蘸上硃砂泥，在一根石柱上一捺，留下一個鮮濃蟠曲的篆字印文，嘴裡喃喃咒唸。這一式頗有名堂，《抱朴子》言道：「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這原是道者入山精修時爲阻鬼魔山獸擾亂所用的効禁之法，這印的靈氣和彭風仔修爲自然遠及不上相傳爲上古廣成子所傳下的「七十二玉策厭鬼精鎮符」，但用在此地，卻也頗見效力。彭風仔繞行陣勢，從此地入，由他方出，共計印下二七一十四道文記，這才回歸原地。阿漢道：「這下子，可完備了？小麗也在陣眼裡埋下不少藥草，到時點燃起來，該可削弱一些這批鬼物的力道。」彭風仔道：「她不熟悉五行變化，啥乾坎艮震搭金木水火土的，所以我叫伊到時藏在巽宮生門附近，嘍亂走，阮兩個男人辛苦點，這一關熬得過，包你呷尪百百歲！」彭風仔又從帆布袋掏出一包東西，道：「那天阮和小麗一齊施法得來的『雷公墨』、『霹靂楔』，拿去。」阿漢避開小麗的目光，緊抿著嘴接過。

## 第八回

圓山平地峰起，東接大直、北貫陽明、大屯群峰，南達八里觀音山，乃是台北盆地龍脈地氣所在。依照東晉大家郭璞《葬書》所說，這喚作「龍落平洋」，南唐何濤《靈城精義》更進一步揭出「龍穴脊山」之論，訣云：龍落平洋地，寶珠領下抱；三三元形滿，秘密誰能道，意思是龍脈落入平地後，若有一脊山隆起，那麼龍穴就潛伏在山嶺面水之處的山根腳下，所謂「圓山之水如人身血脈，外泄行龍，灌氣佈滋。」「有龍無水則陰盛陽枯而氣無以資，有水無龍則陽盛陰衰而氣無以生。」是也。當日蔣介石選在此地蓋「梅園」行館，就是要藉這黃龍領下寶氣，堪輿學上所謂「驪珠穴」者，助遂其反攻神州大業等事。可惜此人徒具帝王之形，性苛命薄，畢竟「成敗興歇悲四運，魂入東風一夢遙」，落得了個鬱鬱以終的結局。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五點十分，他們佈置停當，雖不免憂心，卻也有點苦中作樂的輕鬆味道。彭風仔伸手向阿漢道：「幹，金日二十七，還是遲了，今晚就拼這一陣，是嘍落氣咧！那些鬼藉阮看一下，阮要吐他媽的幾嘴嘴沫。」阿漢微微一笑，「省些力氣吧，天黑前把這盒子放上火種放在陣裡，教這些新出來的跑也跑不了，明天天要亮的時候再一把燒了，不怕這些渾蛋鬼物不來。你急個啥？」將鐵匣遞過去，彭風仔小心對著灰白的日光將匣蓋打開，笑道：「畫得實在未差，莫怪你大碩士——」

陡然間，遠處草叢的缺口冒出一張枯白的骷髏臉。阿漢三人同時變了臉色，這變化著實大出意料之外，阿漢臉容僵硬，一字一字說道：「看來牠們竟是憑著圖卷就能找到我們，也免燒了，我們真傻，既然這是牠們元身所在，牠們自然能追躡上來。怎麼我…我們都沒想到？」

彭風仔咬牙道：「嚙知哪些衰小蠢蛋又給牠們吃了，連日頭也不驚了！」他們也是時運不濟，前兩日台北市政府恰巧在中山足球場辦了一場演唱會，眾鬼伺機飽啖精元，這浸靈之威又復增強不少。兼之天氣陰霾，竟然在此時就能現身。彭風仔又叫道：「來了！來了！」三人此時也無暇再想，六目一相交，一溜煙竄進壇中，彭風仔怒罵一聲「幹你娘！」將鐵匣狠狠擲進陣地內。小麗剛在生門藏定，向外一探，只見阿漢左竄右轉，掩沒在一堆草中，不動了。彭風仔遠在陣地另一側，幾個起落，更是無絲毫聲息。說時遲，那時快，一陣呼嘯的陰風，漫漫捲地而來，道口鬼軍已汹汹而至，鬼神或兜鍪齊整、結金束甲，或露臂跣足、身闊力猛，怕不有三二百人之眾，兩隻炯炯眼睛像古墓中的長明燈，幽幽曳曳，映著一大片明晃晃的長槍大戟，景象十分悲肅。

鬼軍中陡然響起一陣低沉抑鬱的法螺聲，直播進三人耳輪深處，漫長的聲響令人毛骨悚然，顯然牠們也察覺此地情狀不對。幾名鬼兵長槍一挺，率先攻陣，自刻有”甲”、”癸”的兩處石樁間穿入，走出幾步，突然轉而向西，後面鬼兵陣中響起金鼓的刺耳喀鏘聲，大隊鬼兵殺氣騰騰，隨後衝入。驀地小麗右前方十多公尺處冒出一聲尖嘯，一條高大的黑影猛然起立，撮唇尖呼，向南方偏北的方位左盤右旋疾衝出去，十餘名高矮鬼兵立即揮刀砍出，一根長鎗戳在地下一塊大石頭上，火花四射，彭風仔一低頭，一口長柄陌刀從他頭頂急掠而過，險些削下他的頭蓋，身子疾滾而出，撲進芒草中，再無聲息。阿漢只瞧得心臟險些自腔子內跳出來。那十餘名鬼兵搜戮無功，立刻分作兩路散開，長鎗向地下亂攢，大刀橫掃，一叢叢碎葉飛揚上天，看情勢連一隻草鼠也休想躲過。可獨有彭風仔蹲伏的一叢芒草，好似有一層無形的屏障，六名鬼兵一走近三尺之內，腳步忽偏，各自一向左一向右，大跨步而去。

阿漢覺得唇蔽舌焦，口渴難當，渾身燥得幾乎要爆裂開來，無形的恐懼，壓得人幾

欲發狂。天才剛暗，到明日天亮還有十個小時，他一想到時間之漫長，不由得發暈。這時他一抬頭，不由得吃了一驚，落日左側衝來一股極濃厚的黑煙，看來是發生了什麼規模甚大的火災。但此時他也無心去想。眼前荒煙漫草間，籠罩著一層夕照反射的紅光，草原內幾乎已全被輝煌又陰慘的鬼兵佔滿，一隊隊的往來衝突不休。陡然間，又是一隊鬼兵逼近，阿漢從牛仔褲口袋抽出一張符，用顫抖的手點燃，火焰中血紅的硃砂字跡彷彿跳躍了起來。凝滯的空氣，忽然起了細微的震動，他眼前一暈乎，似乎幾根石樁的位置有了一點變化，卻又指不明、說不出那一點點微妙的差異所在。

陡然間他背後鏗鏘一聲厲響，阿漢胸口一扼，險些暈去，右後方雜沓的腳步聲響動，圍上來的一隊鬼兵倏然長鎗突出，齊齊刺向阿漢右邊三尺處，阿漢剛及回頭，淒厲的兵刃聲再次響動，鬼兵竟是背脊朝向他，向前走去。這一著實是險極，也是天緣湊巧，若是他焚符的時機再晚上一點，非被鬼軍發現不可。阿漢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激烈的怒氣，好似半年來的委屈不平在這一剎刻盡數爆發了出來，猛一咬牙，雙足一登，大鷹一般猛地疾撲而出，一招「落井下石」，手中霹靂楔向排在最末尾的靛藍鬼兵頂門疾刺而下，嘍的一聲，直沒入半尺有餘。一招既出，二招隨之，身子轉個小圈，反手一楔戳進第二名鬼兵下腹，正是當日他力抗南天鬼軍時所用的招式「太阿倒持」。

他連殺兩個鬼兵，胸腹間一口氣已盡，滾身翻出，向前斜行三步，立即轉東疾奔，背後鬼兵飛步追來，阿漢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口裡默默計算步數，「五陰相摧，坐斷太乙」，待踏出第三十四步，驀地向右折出，再奔出六步，伏在三根”戊”字石樁圍成的「品」字形之間。鬼兵奔至他身前一丈五尺之處，又是如散葉開花，三兩成群的跨步分散而去。

如此時而盤旋遁避、時而伺機殺敵，三人就這樣在陣中忍苦挨捱。有時鼻端飄來一陣異樣的焚燒氣味，那是預藏陣內的藥草已被點燃，有時一聲暴喝夾著一陣雷霆之聲，那是膨風仔施法步罡。時間慢慢流逝，但這一夜，卻直似是無窮無盡。日暮時的火災染紅了半邊夜空，後又慢慢黑下去，他們也全無心腸去注意。

阿漢低頭一看手錶，凌晨兩點三十分，時間，長得不可思議。他的右膀又疼痛了起來。雖然小麗治好他的外傷，但似乎並沒有全好，那種撕裂般的痛楚，狠狠咬進他的神經裡。他竭力抬起手臂，點火又焚了一張符，便在同時，身後二十多步遠處的膨風仔一躍而起，身子復又沒入芒草中，只聽得窸窣聲響，草葉曲折晃動處忽東忽北，直竄出十多公尺才止，倏然間又是靜盪盪地。三隊疫鬼越過阿漢身前追去，紅帶颯颯有聲，翻飛的玄色團花襖子上的金線分外鮮明。不多時，又是兩個落單的鬼兵大步走過，阿漢趁疼痛稍減，輕輕掩出，猛下重手戳死其中一個，腳步疾踏，依照口訣，「北東七步鬼門開」，又照準一個鬼兵頂門就是一楔，嘴裡低罵道：「滾回你媽的鬼門去罷！」落地時腳步一踉蹌，原來他精神體力都受到極大煎熬，渾身虛飄，已經沒剩下多少力氣，只得勉力拖步躲起。才剛藏好，又是一隊鬼兵刀攢鎗刺，威勢虎虎地巡了過去。再過不五分鐘，膨風仔叱喝聲傳來，鬼兵幾聲怪叫，隨即又是人馬騷動、兵刃碰擊的囂嚷聲，擾擾不止。

堪堪又熬了將近兩個小時，阿漢和膨風仔固然精疲力竭，小麗這時也是渾身浮汗發冷。她並未奔移多少，最多是照著膨風仔和阿漢這幾日間匆匆所說的一點生剋變化，在方圓十尺內閃躲鬼兵。她所在處原是整個陣勢的生門，也是這玄樞金大壇唯一的出口，但陣內層層迴環迷蹤，鬼兵絕少能繞行至此地，縱然有，也會為石樁陣形所迷，再走回死路去。但她前幾天為了救回膨風仔和阿漢，魔力受到極大的摧傷，還沒復原，再加上這陣勢竟會反剋她的力量，就如同當時膨風仔在她魔法圓中施法，反而導致真氣逆轉一

般，但當時是彼弱此強，現在卻是此弱彼強，這一段時間中她宛如身受風浪顛簸，要吐卻又吐不出，難受無比。小麗低頭看錶，時針指在四點二十分，「再過二十分鐘，天就要亮了。」她深深覺得這是一場惡夢，同時卻又滿心湧起無比荒謬的感覺——這身子，好像不是自己的，連靈魂，也好似要融進身邊的石樁裡。遠處幾盞水銀燈附在山峻線上，放出一團模糊的光，似乎眼前的亂草，也一眨一閃地變得幽魅了起來。

陡然間，法螺聲再度響起，與夜間一陣陣嗚嗚的響聲不同，更要高亢酸楚得多，迴盪在夜空中；同時金鼓聲大作，喀喀鏘鏘鏘鏘喀喀，打得人兩股皆慄。小麗勉力探頭一看，不禁駭然大驚——一只白毛黑斑大虎昂然闊步，嘴角鮮血淋漓，夾在鬼兵隊中，兩隻眼睛閃著兇厲的光，隨時要擇人而噬。竟不再是先前眾鬼分隊的陣仗，卻是已然大軍聚攏，雖然隊式前行間仍是忽左忽右轉折，但卻不再散亂，竟是愈來愈靠近生門。小麗臉色蒼白，雙手握緊懷內銀劍，眼前顫抖的千百條霓虹彩線，原本穩定地在陣勢內迴環往復，生生不已，這時卻是筆直向外急射，一出巽宮，更如無數螢蟲一般，四散鑽入夜空之中。小麗按胸欲嘔，一時渾沒了主意。

阿漢和彭風仔也發現了這異象，震駭之餘，也失了方寸，竭力向生門方向奔來。為避鬼兵，兩人一前一後自震宮、坤宮、踏步甲乙，繞了一個大圈子，十幾個起落，方才穿進小麗二十步內。他們不知道這功虧一簣的原因，實際上實是近三十年前天師張恩溥的一片慈悲心所致。當時蔣介石一心要由台灣反攻大陸，但明知兵力不及、國際情勢不允，竟召集全島術士，意圖藉邈不可測的玄法之威，變動國家氣運。張恩溥逼不得已，只好抱病出面設壇醮祭，擺下羅天大醮，籲請天地靈祇、鬼神聖眾。《道藏·》上說此「玄樞金壇」專為「國有禍亂兵燹，骨肉流離，外夷不賓，內軍喪明」所設，其法「法天象地、列斗環星，依陰陽五行、八卦九宮之理，納玉京金闕萬萬神軍於其腹」，其力用功效則能「斬佞子為禍之臣，破蠹亂生民之軍，十決十蕩，護國保民，烽煙不起」。蔣介石的用心至為明顯——他要一鼓作氣打回大陸去。張天師年譜上諱沒其言，將玄樞金壇改寫成了「虛皇壇」。此壇用於「崇德報恩，慎終追遠」，《水滸傳》第七十一回眾梁山英雄發心建一大醮，超渡兵災怨鬼、禱念國泰民安，即築有虛皇壇以行之，人主施此，則是十分光明正大之舉。

但這兵燹一起，人民又將伊於胡底呢？以一個小島的兵力而為此圖謀，這樣的犧牲已經不是有價值與否的問題，而實實在在是逞一時血氣之勇、貽百代之慘禍，但這樣的忠蓋之言，當時獨攬黨軍政大權於一身的蔣介石自是根本聽不進耳去。於是張恩溥在這法壇上動了一點手腳：巽宮和坎宮附近所立的一十二根石樁，所刊刻的符咒不是「神英破軍玄章」，卻乃是「太玄清生符」，此符在道法中專主延生葆命、扶五臟之正氣、卻六腑之邪穢之用。如此一來就將玄樞金壇自然變化成了「度生地皇壇」，據《道藏·上清靈寶大法》卷十七所云，此壇專起建為「修辭請命，禮聖朝真，禳災謝過，為國為民，祈壽請福，薦拔宗祖，煉度幽靈，祈天建醮」之用。此後台灣在眾多國際風波、石油危機中都能安然度過，這一壇玄法齋醮或許也是功不可沒。

但對阿漢等三人而言，這卻是一場大災難——眼看即將大功告成，卻因時近卯時，陣勢變動，竟出現了玄樞金壇絕不可能出現的破綻，漸漸現出了通往生門的通路。阿漢和彭風仔都如閃電一般轉著相同的心思：一是小麗的安危，二是一旦讓這批鬼兵脫出，不但永遠再沒有機會反擊——鬼軍左翼內一個朱紅大鬼挾著的，不正是那鐵匣和眾鬼圖卷嗎？——，他們固然最後非死不可，無數活人也要受牠們荼毒。念頭才轉完，兩人已躍到小麗身邊，同樣都是臉孔慘白，神色惶惶。

阿漢盯了彭風仔一眼，驀地發現他的臉孔竟是忽陰忽晴，一切事情彷彿以極高速運

作，阿漢的耳朵轟轟作響，腦中血管發漲，好像鼓風爐煽足烈火，眼前蹦出幾十個跳躍的血紅色輪子，忽大忽小，急轉不休，眼前竟有若血海一般，他關忽人的記憶被盜器般輾碎，——小麗、膨風仔、阿伯、笑著公車車掌，推擠著衝上頂門，幾乎就要立即崩倒，再也起不了身。他勉強立著，卻是一片身在愴愴雪地中毫不搭調的巨大茫茫然。

膨風仔腦中閃過的卻是一截一截的記憶，他渾身躁熱得要發狂，一截揪一截，一截壓一截，糾纏如亂麻，他兩眼佈滿血絡，年齡忽大忽小，驟喜驟怒，夾著極深的恐懼和憤怒，那一切的背後卻驀地塌陷下去，變成一片空洞虛無。他顫抖抖的舉起手來細看，赫然覺得沒了自己：他……二十七年，打過老子，揍倒八個乾薪老師，殺了三十二個魔神仔——只活了五天！只有五天啊！五天咧！幹你娘——！在一片難言的混亂中，突然瞬間冒出有若閃電般的一片雪亮：這才知世間真有不得不死者。他又瞅了小麗和阿漢一眼，她依然像初見時那樣美；阿漢的腦子，他永遠也追不上兩個人，想到這裡，一段豪氣夾揉著哀痛噴薄而出，他兩腿驀地充滿勁道，咧開大嘴，雙臂張開像吃滿風的帆——

兩人一聲慘叫：「膨——」他已躍到鬼軍之前，一聲暴喝，九鳳破穢罡發出，同時一張血紅色的巨口疾壓下來，膨風仔一聲淒慘的呼叫，渾身鮮血淋漓，已被高高啣在虎口之間。阿漢和小麗這時什麼也顧不得了，不及流淚，也跟著疾躍而出。眼看兩人就要喪生在鬼軍刀劍之下，便在此時，曙光已現，鬼軍中倏地響起一陣低沉的呱呱、哇哇聲響，簡直像從古墳裡一群亡人傳出來的嘆息，哀哀沉沉地黯崇了朝陽，又宛似小小的慘嚎聲，愈來愈是洪厲，令人從五臟六腑內血脈根結處直寒懼出來。與此同時，還有一大股喃喃低語的紛雜聲響，凝聚成若有實質的水浪一般，向四面八方急打，壓得兩人喘不過氣來，耳鼓裡盡是震天撼地的淒厲哀響和平人的累年貪恚。阿漢和小麗不由自主跌坐在地，眼睛緊閉著，兩臂擋在身前，原以為會是刀劍劈進骨肉裡的劇烈痛楚，沒想到卻只是透胸、透腹而過的一陣酸麻。兩人顫顫地張開眼來，插進體內的那刀、那鎗都變得透明，宛如由不實在的煙氣絞成，眼前的鬼——該怎麼形容啊，你一定難以想像，牠們兩眼失了神，持刀挺鎗的姿勢一點也沒變，木立當堂，好似傀儡戲偶一般，愈來愈是稀薄，就如浮雪向火，陽光穿透過牠們，愈來愈清晰，漸漸化入黎明時分雪白的虛空之中，不留下半點塵埃。驀地，噹的一聲響，那裝有圖卷的鐵匣落在地上。

阿漢搶步向前，一把將墜下的膨風仔抱住，鮮血立刻流滿了他全身。膨風仔已是出氣多，入氣少，閃著嘴唇，似乎要說話。阿漢鯁在咽喉的一句「為…什麼」突然變得無比沉重，再也吐不出上下牙床間，唯一只能哽咽道：「你說罷、你說罷……」眼淚滴下，小麗已經是滿面淚痕，再不能說出一句話來。膨風仔微微一笑，笑容凝在血汗片片的黑臉上，顯得十分怪異。「我……」阿漢忙將耳朵湊近，「……瘋了二十三年，這…幾天……」他陡然深吸一口氣，聲音驟地大了些，「我才覺得真是在過日子。阮要死了，把我燒了吧，放到……靈骨塔裡，天天聽念經，阮也能解脫吧……哈哈…哈……」轉向小麗，笑道：「我還…肖想能甲你親一下，不過……」頭一側，抓著小麗手掌的五根手指鬆了，挨下塵土中。阿漢下死命去推搖拉扯，他卻再也沒有張開一縫眼睛過。

膨風仔的心臟，足足又跳動了十多分鐘，好像始終遷延著不肯離去似的。直到小麗真的，真的捋起長髮，在他沾滿血污的臉頰上輕輕一吻，淚珠蜿蜒出幾條黑跡。這嘴唇的一觸，似是送別的戚戚意味多過憐惜，血的味道，猶如鐵銹混合著雨前的塵土。好似什麼神奇的、超乎語言的聯繫一般，他肋骨內砰砰的心跳聲漸漸止竭，宛如一股水泉漸乾漸涸，同時小麗「哇」的一聲，慟哭了出來。膨風仔的心跳，正確來說是停止在五點十二分三十一秒，遠處第一班公車剛呼嘯而過，捷運站燈光尚未暗，在黎明的剪影中，像一隻將航向某地的、發光的巨船。周圍芒草亂糟糟的，無聲地晃動，照出一滴滴露

珠，悽悽慘慘地發亮。

一九九零年捷運局副局長賴世聲不顧工程師聯名反對，執意興工，據傳聞正是民進黨用重金禮聘，得了香港某風水高人指點，用「景觀需要」、「世界獨一無二的特殊造景車站」這些冠冕言辭說動了台北市議會，用鋼索懸撐法將劍潭站蓋成一兩頭上翹、中央低陷的“懸棺式”建築，堵了龍口、魔去王氣；天道循環以十二年一紀為一小元，八紀九十六年為一中元、二十四紀二百八十八年為一大元，是後國民黨果然於往後十二年內逐步傾頹，更在世紀交替的千禧年時拱手敗出政權。此時距離劍潭站破土將滿六年，是半元之數，正逢年中五黃煞星行於地底，與西方元精太歲相交合，圓山飯店正是壓在這龍脈龍尾之上，原本也是蔣介石一片私心所勘定「抱龍珠、定首尾」的基址，此時氣轉運移，鬼兵入陣，他們三人全力相抗，不意觸一髮而動全身，氣脈一震，釀成了這一場驚人的火光之災，燒紅了台北的天空，或許恰恰正是應了此煞此劫也未可知。

……常有重要外賓住宿及被政府指定舉辦國宴的圓山飯店，昨天下午突然發生大火，大火是從 5 時 59 分許開始，由飯店 12 樓頂樓西北角屋頂換修工程處開始延燒。由於上午的風勢極大，氣溫又十分高，加上圓山飯店起火點達 80 公尺高，搶救困難，到晚上 8 時為止，火勢都還未能完全控制，連遠在台北火車站附近的民眾都可以看到圓山飯店屋頂冒出的火光濃煙。

另外，把「總統競選辦公室」設在圓山大飯店六樓的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上午在圓山飯店內和同僚商討競選策略，下午他得知飯店起火後，隨即在服務人員的指引下離開飯店，同行者還有民進黨前主席黃信介，他們都未受到火勢傷害。許信良離開飯店時，心有餘悸的說：「幸好競選總部設在六樓。」

據警方初步研判，火警可能是電焊工在焊燒鐵條施工時冒出火花濺及油布，引起瞬間燃燒。火勢發生時，只在屋頂西北角延燒，但由於風勢過大，不到半小時，整個飯店屋頂都已陷入一片火海。而飯店內也不時傳出陣陣爆炸聲，屋頂的琉璃瓦也已被大火燒得通紅。由於火勢實在太大，消防大隊雖然出動 104 輛消防車、救護車、雲梯車，並動員 400 多名消防人員進行灌救，但仍無法控制火勢。軍方也派出一百多名憲兵加入搶救行列。……【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聯合報頭版頭條】

……圓山飯店昨天發生大火後，台北市警中山分局立即找到當時正在 12 樓整修屋頂的康華工程公司主任李松竹及另五名施工的工人鐵工張慶珍、高世宗、游林達和楊水景等兩名油漆工，帶回追查起火原因。

五名工人指出，火警發生時，他們正在使用乙炔修補一個漏洞，剛修補完成就發現距離他們工作地點約 20 公尺的西南角龍頭飛簷下方，冒出濃煙及火苗，他們曾迅速返回 12 樓拿滅火機救火，但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聯合晚報話題新聞/03 版】

誰又會想到這火，竟只是背後這一段故事的一點表象呢？